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九家集注杜詩卷

十九至
二十一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陳本

謄錄監生臣葉世緒

欽定四庫全書

九家集注杜詩卷十九

宋 郭知達 編

近體詩

奉留贈集院崔子二學士

國學
休烈

昭代將垂白

昭明也昭代猶明時
謝靈運星白髮垂

途窮乃吁闌

公因不
第乃獻

賦既籍哭途窮

氣衝星象表

趙云揚雄甘泉賦選正咸
乃吁帝闕氣衝星象暗以

創為喻文選

詞感帝王尊

公嘗有詩云往年文彩動人
主趙云此四句言獻三大禮

上斗星象

賦也當沃寶九載時方隆武詩年三十九歲雖窮困自

負其才獻賦而上悅之故云舊注引公詩非是蓋此方

叙述其獻賦之意而莫相疑行舊注所云則言獻賦之後聲聞輝赫名試中書堂而文彩動上也昭代本是昭世字鮑明遠云浮生旅昭世唐太宗諱世民故改世為代蓋世改為蓋代民民傑改為人傑杜欽傳紀陽侯與欽子業書曰誠

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討論

春官宗伯公

衰老妍垂白

官趙云此却是方言試文章所謂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時也舊注所言又非是蓋有詞感帝王尊己言名試之文子却接言初赴舉時乎公于進封西岳賦表云幸得奏賦待制于集賢委學官試文章則出題目者宰相而審驗之者禮部矣三公謂之卿老又謂之元老天老蓋天子之老也而黃帝之臣有天老焉倚風遺鷁路

左傳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公自言不第若鷁之遇風遺路耳

隨水到龍

門

三秦記龍門魚登者化為龍公不第故曰到也

竟與蛟螭雜寧

一作

無燕雀

喧

言不能自致霄漢故雜蛟螭也燕雀喻小人也

青冥猶契濶陵厲不飛翻趙云

此六句蓋公以文彩動人主矣意其遂騰踏進用止授河西尉不行改右尉率府兵曹而已此公所以嘆也與上韋左丞古詩云主上頃見徵欸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蹈躑躅無縱鱗同意而舊注乃以自言其不第其誤以春官為赴舉時故爾倚風遺鷁路言倚賴風而往矣反遭回風而遺失其所往之程路此乃曲折之句也龍門在河中府其水湍險魚登者化為龍隨水到則隨水到之而已不能過也到龍門而不過則猶雜蛟螭遺鷁路而不進則不免羣燕雀而愛其喧也寧無作空無非也青冥雲也祖出楚詞而任彦升為王儉文集序勗以丹霄之價弘以青冥之期詩死生契濶陵厲者頸上跨越之義劉歆遂初賦曰登句注以凌厲而嵒叔夜承之云凌厲中原飛翾則王粲詩

曰苟非鴻鵬孰能飛翾

儒術誠難起家聲庶已存

見炬

赫舊家

聲注

故山多藥物勝槩憶桃源

見欽問桃花宿注趙云儒術誠難起乃

儒冠多誤剪之意故山則襄陽也甫本襄陽人從河南

鞏縣其在長安則居于杜陵今在長安作詩而思故山

乃言襄陽矣桃源在令鼎州襄陽之于鼎雖隔江而頗

近蓋以地志考之自襄州至鼎界總無三百耳耳荀子

儒術行則天下富司馬

司馬曰李陵顧其家聲欲整還鄉旆長懷禁掖垣

謂相去遠隔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思

此西掖垣

述趙云整旆字如劉公幹整駕之整長懷

則懷產于二學士也蓋集賢院在禁中矣

故武衛將軍挽歌三首

嚴警當寒夜前軍落大星

晉陽春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于諸葛亮

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而亮亮
趙云軍事以嚴終軍中謂之嚴警
壯夫思感決哀詔惜

精靈

趙云感決疑是敢決蓋思其敢決邁往之氣也或是感決欲隨之以死

王者今無戰

鍾士季檄蜀文王

書生已勒銘

班孟堅為竇憲作勒燕然山銘趙云無戰勒

者之師有征無戰

銘言已收將軍之功而享此矣不得蒙寵加秩而死

封侯意疎濶編簡為誰青
李廣

不封侯餘見青簡為誰編注趙云謂朝廷封侯之意已疎濶矣則將軍無傳以書于信史雖有編簡為誰而青乎古者以竹簡寫書几欲書則先殺其青故謂之青簡

右一

舞劍過人絕

高祖紀項莊請以劍舞因擊沛公

鳴弓射獸能

曹子建詩攬弓捷鳴

鎬駟上彼南山左挽
因右發一縱兩禽連

銛鋒行愜順猛噬失蹻騰赤羽千

夫膳黃河十月冰

趙公銛鋒言舞劍之絕也猛噬言射獸之能也蹻本音巨虐切而在唐韻

又音巨嬌切注云驕也家語赤羽若日白羽若月千夫膳言所膳者千兵也

橫行沙漠外

所向

無前

神速至今稱

岑彭兵至蜀公孫述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趙云前漢李布傳樊噲願

得十萬橫行匈奴中公詩意武衛將軍止止提赤羽之千兵渡十月之冰河能橫行而神速矣兵機以速為神

右二

哀挽青門去新阡絳水遙

哀挽哀歌也漢書霸城門民間所謂青門也趙云邵平

種瓜青門外其門在東河以知之蕭何傳云平種瓜長安城東也武衛將軍蓋絳州人其柩歸絳則由城東而

去矣絳水出絳山智伯曰絳水可以浸安邑是已

路人分雨泣

諸葛亮止人皆野泣

天意

颯風飄

杜補遺曹子建作王仲宣誄曰延首歎息雨泣交頤注雨泣言泣下如雨

趙云杜田所引是

然曹子建本用說苑所云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

部曲精仍銳

見二十卷部

曲異平生注

匈奴氣不驕無由覩雄畧大樹日蕭蕭

見十八卷更載

將軍樹注

右三

九日藍田崔氏莊

老去悲秋強自寬

宋玉曰悲哉秋之為氣也

興來今日盡君歡

趙云列子

載孔子歎榮啟期曰善乎能自寬者也宋鮑照詩羞將
云酌酒小自寬王維詩亦云酌酒與君君自寬也

短髮還吹帽

孟嘉九日為風落帽

笑倩傍人為正冠

趙云借用李下不正冠也

藍水遠從千澗落

三秦記曰藍田有州方三十里其水北流出玉銅鐵石

玉山高

並兩峯寒

前漢地理志藍田山出美玉趙云藍水玉山乃藍田之山水秀之水經灞水古滋水也

亦名藍谷水有白馬谷水勾牛谷水圓谷水輞谷水傾谷水蓼子澗水等合入之故曰遠從千澗藍藍田山出玉亦名玉山述征記曰山形如覆車之象故又名覆車山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

萸子細看

健一作在醉一作再

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發鍾磬響
落日更見漁樵人盤剝白鴉谷口粟飯煑青泥坊底芹

白鴉谷青泥坊皆地名

何為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

王維時被

張通儒禁在山東北寺有所歎息故云趙云考藍田地理魏置青泥軍于柳城內俗謂之青泥城此所謂青泥坊也志雖不載白鴉谷應是相近地名落句及王摩詰者蓋輞谷在藍田縣謂之西莊則在崔氏草堂之西也唐書鄭虔傳安祿山反道通儒劫百官置東都都云云後賊平與張通儒王維並囚宣陽里而王維傳止云賊皆下下獄則今公詩注所謂禁在山東北寺者初劫置時也至因宣陽里者下獄時也此詩追言天寶十四載十二月安祿

山陷東京事

對雪

戰哭

一作國

多新鬼

見新鬼煩冤舊鬼哭注趙云借左氏新鬼大也

愁吟獨老翁

亂雲低薄暮急雪舞迴風

洛神賦若流風之舞迴雪趙云爾雅迴風謂之飄而楚

辭有悲回風之篇

瓢弃樽無綠爐存似火紅

趙云酒謂之醺醪亦曰綠酒故沈休

文云憂來命綠樽

數州消息斷愁生正書空

時方亂雜故數州斷消息也趙云

前歲十一月安祿山反首陷河北諸郡今歲十二月又陷東京此之謂也殷浩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也

月夜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

時祿山之亂公奔走難家寄鄜州趙云天寶十五載

夏五月挺身越朝廷獨遁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

趙云蓋言

兒女在鄜州不能念長安之如何與公之在賊中消息也此暗使晉明帝事帝幼而聰哲為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問問者之言乎對曰舉目則見日不見長安今公于月夜詩而使日事之意以寓其兒女不解憶長安可不謂之奇乎又以小兒女對憶長安非老手莫能也

香

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

師云樂府詞小兒雲鬟側王猷之詩玉臂薄香殘

趙雲兩句

或聞中獨看之語香霧所浥則雲鬟濕以其上承之故也清輝所照則玉臂寒蓋必倚闌憑軒而看故也

何

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

乾云江文通擬王微詩練藥矚虛幌雙照字以言月照其夫婦

相會之時也或者謂止是言兩目之淚既得還家則不復有淚故月照其雙乾耳夫淚言雙固是常語公詩有云封書兩行淚又云亂後故人雙別淚又云故憑錦水將雙淚寂寂繫舟雙下淚此則皆言兩目之淚而今詩句法乃云雙照淚痕則主言照二人淚痕乾矣

遣興

驥子好男兒

驥子宗武公之子也見宗武生日詩注

前年學語時問知人

客姓誦得老夫詩

公自謂也左傳老夫耄矣

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

慈

嵇叔夜母兄鞠育有慈無威

鹿門攜不遂

龐德公攜妻子入鹿門山隱公襄陽人故云

鴈足繫難期

蘇武傳鴈足繫書一云鹿門携有處鳥道去無期趙云此蓋公獨轉陷賊中而書

信不通矣若用一云鹿門携有處鳥道去無期之句對
鳥道則公尚未脫身歸鄜州也鳥道言其峻窄離長安
而趨鄜乃天地軍麾滿山河戰角悲儻歸免相失見日
由鳥道矣

一作
爾 敢辭遲

元日寄韋氏妹

趙云此至德二載之元日
時公四十六年春猶在賊

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

濠州鍾離縣

郎伯殊方鎮京華舊

國移

趙云鍾離在漢乃九江郡之縣也在唐為濠州郎
伯殊方鎮言作牧于鍾離也京華舊國言長安也

移則以祿山之亂而奔移也莊子云
殊方偏國又云舊國舊都望之暢然春城回北斗鄴樹

癸南枝

見宿鳥總
本枝注

不見朝正使啼痕滿面垂

趙云長安
城如斗故

曰北斗城而九江郡古屬揚州為楚地也方春回于北
斗城之時乃樹木發南枝于郢地之日以紀元日且見
公在長安而妹在鍾離也越鳥巢南枝非專指梅蓋翹
仙詠紅梅詩云南枝向暖北枝寒自是近事耳吳邁遠
樂府詩云春城起風色郢者楚郢之郢不
見朝正使以重紀亂離四方之使隔絕也

春望

國破山河在

劉越石云家國
破止親友凋殘

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

恨別鳥驚心

司馬溫公曰群羊墳首三星在晉言不可
久古人為詩貴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

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詩人惟杜子
美最得詩人之體如此詩句言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
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
悲則時可知矣趙云謝靈運有感時賦或者謂花名

感時花鳥名恨所
鳥不亦穿鑿乎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趙云考此詩作于天

寶十五載之正月蓋祿山反于十四載之十一月至是則烽火連三月惟其烽火連三月所以家書抵萬金此詩人之語為有法也今學者每見家書遂以此句為辭非也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

簪

趙云公時四十五歲故得以白頭為言如鮑照行路難云白髮零落不勝冠

憶幼子

字驥子時隔絕在鄜州

驥子春猶隔鶯歌暖正繁

趙云鶯歌應以其能歌俚詩遂名之曰鶯歌也

別離

驚節換聰惠與誰論

趙云公凡言此三如世事與誰論妙絕與誰論

澗水空山

道柴門老樹村

趙云指言鄜州寄家之地公押村字有愚公野谷村月掛客愁村與此老樹村

皆匠立村
名之語

憶渠愁只睡炙背俯晴軒

炙背者負
暄之義也

一百五日夜對月

無家對寒食

世說寒食去冬
至一百五日

有淚如金波

漢樂志月穆
穆以金波

趙云史記馮驩彈劍鉞而歌曰長鉞歸來兮胡為乎無
家如載記慕容熙傳使有司按驗哭者有淚以為忠孝
無則罪之時公寄家鄜州而身臨
賊中此所以嘆其無家金波月也

斫却月中桂清光應

更多

言月之清光為桂所掩也杜補遺世說或謂徐
孺子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耳與此同意

趙

云上句暗使吳剛事語意又暗使徐孺子之意西陽雜
俎載傳云月桂高五百丈有一人常斫之姓吳名剛學
仙道有過謫令代樹隨創隨合雖是杜公之後段成式
所撰而傳者舊矣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以月

中無物當杜明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或明此句以興姦邪蔽人主之時當時楊國忠已死明皇左右別無姦邪而杜鴻漸崔冕之徒乃至勸太子即位尊為太上皇則姦邪者其在杜之謂乎雖未必然而無此離放紅藥想像青蛾謝靈運詩想像崑山客于義此離放紅藥想像青蛾姿趙云中谷有推

篇有女此離此亦離也音匹婢切言夫婦之失道而離公因其夫婦離隔遂借用耳謝惠連謝謂謝靈運亦曰哲兄感此別相送越林垌屈原遠遊賦思故舊以想像紅藥言寒食時花也簡文帝列燈賦云競紅藥之晨舒今公詩作于無家之際言女方值此離而花發則亦愁寂而已可想見其頻也舊作青蛾當為青蛾翠眉之謂也公詩有云青蛾皓齒在樓船宋南平王白紵舞曲曰佳人舉袖曜青蛾李賀夜坐吟有云鉛華笑妾嬾青蛾却使杜公字也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趙云公因月夜所感故起二星相聚之興

言二星離而終聚其在我未知其何如耳漫則以不必
愁思蓋猶有渡河之期事出齊諧記曰桂陽城武丁者
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渡河諸
仙悉還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織女何
事渡河兄何當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去後年三千
年當還耳明日失武丁所在詩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大雲寺贊公房二首

本四首二首在前卷

心在水精域

清淨境土也

衣霑春雨時

趙云江總大莊嚴寺碑云俯看驚電影微

琉璃之道遙拖宛虹光遍水精之域蓋佛宇莊嚴皆以金寶故也下句言一心所在初欲往之時乃當春雨雷

衣之

洞門盡徐步深院果幽期

謝靈運平生協幽期趙云上句叙所趨詣盡

其餘步也董賢傳重殿洞同注門門相當也言賢偕天子之制公後有題省中院壁詩云洞門對雪常陰陰則

言其幽邃耳徐步如曹到扉開復閉撞鍾齋及茲趙云此書

實事也齊讀從齋古用醍醐長發性釋經云聞正法飲

此字周禮王齊日三舉

醍醐

長發性

如食醍醐然

飲

食過扶衰

杜補遺陶隱居云佛經稱乳成酪酪成酥酥

成醍醐醍醐乃酥酪之精液也世說載張世

錫之言日桑椹甘香鵝鷄革響淳酪養性人無妬心則

醍醐之發性抑可知矣此釋經所以喻正法也蓋有醍

醐之味能開發真性過把臂有多日絕交論把開懷無

分得此飲食以扶衰也

把臂

開懷無

愧辭趙云開懷如云苟莫開黃鶯度結構見新亭結紫

鵲下芳菲

趙云靈光賦云觀其結構而左太冲招隱

詩有嵩穴無結構楚辭云佩江離之芳菲愚

意會所適花邊行自遲湯休起我病微笑索題詩

沙門

惠休

姓湯氏善屬文 趙云湯休與鮑照同時善詩文
以此贊公新添世尊舉花伽葉微笑見傳燈錄

右一

細軟青絲履光明白氎巾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杜補

遺南史高昌國多草木有草實如繭中絲如細纊名為
白氎國人取織以為布仇池翁贈清涼和尚云會須一
洗黃茆瘴未用深藏白氎巾蓋使子美故事以白氎布
為巾也老宿僧之年老而有宿德者以供老宿之物而
奉吾身言其故也 趙云所以言 自顧轉無趣交情何
贊公待之厚乃交情之不贊也

尚新道林才不世 晉桑門支遁字 惠遠德過人 廬山遠
道林有才辨 大師有

風德前漢鄭當時傳 雨瀉暮簷竹風吹青 一作 井芹天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陰對圖畫最覺潤龍鱗

趙云青井當作春井蓋言春時之水井耳末句則必掛畫龍圖

矣公詩元四篇其二在古詩三川觀水漲之下蓋作於至德二載之春何以知之古詩有春院此詩有春雨春井芹則可知其為春三川觀水漲公自注云天寶十五年七月中避寇時作是年是月肅宗即位改元至德可以知次年之春為至德二載也

右二

喜聞官軍已臨賊寇二十韻

胡虜潛京縣

趙云至德二載子儀以朔方兵敗安慶緒于澧水復京師慶緒奔于陝郡此之謂潛

京縣京師之縣也鮑明遠云河陽視京縣

官軍擁賊濠

城濠也鼎魚猶假息後漢

方術謝夷吾傳

穴蟻欲何逃

鼎魚穴蟻言雖假息終不能逃死也杜補遺南史

邱遲與陳伯之書云首豪猜貳部落攜離方當繫頭蠻

邱懸首葉街而將軍魚游沸鼎之中燕巢飛幕之上不

亦惑乎趙云蟻穴事異苑日桓謙太元中忽有人皆

長寸餘悉被鎧持槩乘具裝馬從塢中出緣机登竈尋

飲食之所或有輒肉輒來叢聚力所能勝者以槩刺取

徑入穴蔣山道士令以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

之有斛許大帳殿羅玄冕以帳為殿羅玄轅門照白袍

蟻死在穴中

周禮以車轅為門照白袍士皆思用命不止于營內也

趙云帳殿者行在之所以帳為殿也庾肩吾曲水聯

句日迴川入帳殿列俎間芳洲梁孝綽曲水宴詩曰帳

殿臨春渠羅玄冕言羣臣侍也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

皆玄冕朱裳雖王者之制而三禮圖載應劭漢官儀以

為卿大夫玄冕曹子建責躬詩曰冠我玄冕陸士衡詩

云玄冕無醜士則公侯之服羅者不一其人也如鮑明遠扶宮羅將相之羅轅門出周禮雖亦王者之制而將亦有之見項羽傳白袍則以朝廷之兵如梁陳慶之所統之兵梁與魏戰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中謠曰名軍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言白袍之可畏也公詩又曰未使吳兵著白袍亦同此矣秦

山當警蹕

主出入警蹕

漢苑入旌旄

言內地漸復也趙云上言肅宗在鳳翔也警

蹕出前漢出稱警入稱蹕止行人也旌旄者析羽為之九旗之一也旄則幢也詩子子千旌子子千旄言兵往

長安為入漢苑矣

路失

一云濕

羊腸險

羊腸坂也在太行漢苑者上林苑也

贊金湯

雲橫雉尾高

崔豹古今注高宗有雉尾扇

趙云安慶

失險 緒猷父之年二月李光弼敗其衆于太原郡隋煬帝嘗問崔績羊腸坂贖對有兩處一在上黨壺關一在太原

北九十里則今杜公所謂羊腸者指太原也失險者無復有其險也彼既失太原羊腸之險而我勝矣雲橫則天子所在雲橫其上如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常有雲氣止于帝上雉尾高舊注所引是羊腸却引太行

非五原空壁壘

時賊退敗故壁壘空八水散風濤關內

一涇二渭三澹四灞五澤六浩七澧八潏散風濤言寇亂漸平趙云上句言賊退而壘空也壁壘字出選考

長安志長安萬年二縣之外有畢原白鹿原少陵原高陽原細柳原正得原之名者恰有五若樂遊原則日樂

陽廟而亦曰原耳然則五原者殆指正名之五原乎公古詩中崆峒五原亦無事亦此五原舊注便作五文原

非是惟其收復長安故得言五原八水散風濤今日看則言風波止息之意願延年詩春江壯風濤

天意遊魂債爾曹

左傳今日之事我為政晉元帝云石勒逋誅遊魂縱逸亦祖易之遊魂為

變乞降那更得尚詐莫徒勞趙云賊窘則乞降點則尚詐今安賊既為官軍所臨

欲望如是不可也已上言賊被元帥歸龍種司空握豹

臨之狀已下鋪叙所臨之人

韜時代宗為元帥故曰龍種豹韜兵書也太公六韜有

儀也趙云時至德二載七月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

馬元帥往收長安後更名豫是為代宗也司空郭子儀

副之故有此句天子之子孫謂之龍種如隋文帝子勇

謂子儼雲昭訓所生乃云定興女帝嘗曰皇太孫何

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前軍一作旌蘇武節蘇武至海

而毛盡落言前左將呂虔刀晉書呂虔為刺史有佩刀

軍皆守節之士相者曰三公可佩虔乃贈

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力或為害以卿有公輔之量故

相與也言左將皆輔相之才趙云又似言李嗣業史

戴嗣業善用陌刀高仙芝討勃律時嘗署嗣業為左陌
刀將故得稱左將李歸仁之師果因嗣業以長刀突出
斬賊則公詩雖作于聞官軍臨冠之時而兵氣回飛鳥
嗣業善刀之名已著故得用呂虔刀也

羽獵賊鳥不及飛獸威聲沒巨黿威聲雄重杜補遺
北史鼓城王勰征征
不得過言其疾也

從南北除中軍大將開府于是親勒大衆須臾有二大鳥
始有一鳥望旗顛仆臣謂大吉帝戲之曰鳥之畏威豈
獨中軍之略也吾亦分其一耳飛鳥避轅門兵氣回飛
鳥豈畏威而然乎其類此趙云舊注非是杜時可
補遺所引又穿鑿蓋公用對威聲沒巨黿本亦無出處
必取巨黿者何以巨黿黿鼎之物威聲所加乃至沒之
此狂賊懾服之意若用回鳥畏威之儀又犯此句況既
云鳥一向行宮一向幕府戈鉞開雪色東郊賊戈鉞
乃是來集與回義相反

音時
連切
弓矢向秋毫
言雖微必中也
趙云戈鉞爾物列

能中
微也
天步艱方盡
詩天步艱難
時和運更遭
趙云所謂時和

時之未遭又遭遇
嘉運則時
誰云遺毒螫
西京賦蕩七

與運之下可押
遭字韻矣
子講德論曰秦之時處位任政
已足沃腥臊
去腥臊也

者並施毒螫
說文螫行毒也
漢書蠻夷腥臊
趙云螫音施隻切腥臊字則國語舅

犯對晉侯曰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
而彌衡鸚鵡賦付
陋體之腥臊毒螫腥
審想丹墀近
言將次復復坐朝也

腠皆以蟲鳥眇之耳
神行羽衛牢
趙云蓋言車駕有可還之勢書云思曰審

之殿上以丹塗其墀
神行天子之行
花門騰絕漢
燕山銘經

也羽衛葆羽之衛牢則安而無警矣

磧南絕

拓羯渡臨洮

臨洮郡名

趙云時用朔方安西回紇南奕大食之兵今言花門回

紇是也拓羯安西是也臨洮即洮州謂之此輩感恩至

羸俘何至操

言回紇感恩而助順其勇銳所向無前也趙云至勝賊時果得回紇以奇兵縲賊

背夾攻之晉書此輩當東之高閭鋒先衣染血

太宗平劉武周

躬臨矢石騎突劍吹毛

吹毛言其利也古有吹毛之劍師云曹植曰如劍首之吹一

毛亦何足恃趙云此對為最工先鋒突騎皆倒使衣染血南史梁武帝謂張稷有衣染天血之語佛書如吹

劍喜覺都城動悲連子女號家家賣釵釧只待獻春醪

董卓傳呂布殺卓馳齎赦書以令宮殿内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于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裳市酒

肉相慶者填滿街肆 趙云蓋舉皆望京師收復其喜如此九月癸卯果復京師也

喜達行在所三首

更始立光武為蕭王悉令罷兵詣行在所蔡邕獨斷曰天

子以四海為家謂所居為行在所時子美自京竄至鳳翔

西憶岐陽信

岐陽在鳳翔西左傳成王有岐陽之蒐

無人遂却迴眼穿當

落日心死著寒灰

庚桑楚曰心若死灰別賦骨肉悲而心死 趙云岐陽乃鳳翔也名已見

於周左傳成王有岐陽之蒐是也公在賊中引首西望欲知鳳翔行在消息無人遂却自鳳翔回得以問之也

惟其無人可問則徒眼穿心死而已莊子哀莫大于心死

霧樹行相引

霧一作茂蓮峰望

或開

華山有蓮華峰一作連山

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

奔走憔悴故所親驚

其老瘦漢書師古曰所親素所親任也趙云茂樹連山言自出長安眼中之所見一作蓮峰非也蓋蓮峰乃華山蓮花峰也豈有却倒過長安之東經同華之境而來乎當以茂樹連山字為正也鮑照詩連山眇雲霧前漢張良傳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師古注云云雖不指言親戚而公之意則言親戚也

其二

愁思胡笳夕

言臨賊久厭胡笳也李陵書曰胡笳互淒動物馬悲鳴蔡琰詩胡笳動兮邊馬鳴

涼漢苑春

漢儀注養鳥獸者通名為苑雖春而淒涼言殘敝也

生還今日事

後漢班超

妹同郡曹壽妻昭上書請超曰

間道暫時人

間道伺間隙之道而

行班超從問道到疏勒趙云蘭相

司隸章初覩

更始

如使其從者自秦問道懷壁以歸趙

武行司隸校尉入洛陽人司司隸僚屬皆觀喜不自勝
老吏或垂泣日不國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

屬心 南陽氣已新

後漢光武紀日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舂陵郭囂日氣

佳哉鬱鬱蔥蔥也杜補遺謝玄暉始出尚書省詩既通金閨籍復酌瓊筵醴還觀司隸章復見東都禮 趙云

庾信哀江南賦曰反舊章于司隸

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

趙云張平子四愁詩

曰側身北望涕沾巾也公使沾巾字屢矣

其三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

楚辭私自憐兮何極

猶瞻太白雪喜遇

武功天

太白山也武功縣名屬鳳翔曰金星之精墜于終南圭峯之西因號為太白

杜補遺錄異記

其精化為白石狀如美玉常有紫氣覆之玄宗立玄元廟于太寧里臨淄舊邨取其石琢為像焉餘見送韋十

六評事受詞大白脚趙云太白山在郿縣郿則鳳翔之屬縣也武功在唐不屬鳳翔但近耳公詩兩句所以

顯行歸行在也于太白言雪則太白之雪冬夏不消必曰武功天者古語有之武功太白去天三百言最高處

也亦以寓親近行在之意乎增添地圖訛太白山甚高上常積雪半山有雲如瀑布則澍雨人常候驗如離

畢馬故語曰南山瀑布不朝則暮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校前公入朝鮮當途之交

故言影靜心蘇言憂釋而心蘇也前漢刑法志京師有南北軍屯武帝內增七校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

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此言七也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凡

室中否而再興謂之中興如周興漢光武是已時唐有安史之亂故云趙云中興于漢書中音去聲今公詩

律平側不差所以見去聲明矣

得家書

去憑遊客寄

一云休汝騎

來為附家書今日知消息他鄉且

舊居

趙云一云休汝騎非言出遊彼處客寄之人去時

在廊已是他鄉但恐亂離更有遷徙故知消息而喜雲耳

熊兒幸無恙

後漢蘇竟傳云君執事無

恙爾雅曰恙憂也公孫弘傳何恙不已

驥子最憐渠

驥子公之子宗武也

臨老羈孤

極

謂流離孤苦也

傷時會合疎

以時無交舊也

二毛趨帳殿

二毛言鬢毛二色謂

班白也帳殿謂行在所也左傳宋襄公日不禽二毛黃巢之屯八角帳帷皆象宮殿 一命侍

鸞與

公至行在授左拾遺

趙云宗武小字驥子然則熊兒者豈宗文耶二毛字出左傳而潘安仁云始

見二毛庾肩吾劉孝綽詩曾使帳殿字西都賦乘鸞與備法駕此詩蓋至德二載七月所作按公是歲竄歸鳳

翔授左拾遺故曰一命侍

北闕妖氛滿

北闕帝闕也奴氛滿謂未收復

也

西郊白露初

謂肅殺之威漸生也

趙云上句指言

賊兵之所在以白露初言之則是年七月明矣

涼風新過鴈秋雨欲生魚農事

空山裏春言終荷鋤

一云終篇言荷鋤陶淵明雜詩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

穢帶下荷鋤歸

趙云上句又以紀秋新之新而起末

句之與月令鴻鴈來在八月而此云新過雁則按白露

為近也公既遭亂無續乃欲歸耕而已一云終篇言荷鋤非是

奉贈嚴八閣老

鮑云嚴武也至德初房琯薦為給事中收長拜京兆尹稱閣

老時為給事中

扈聖登

一云今日登

黃閣

扈聖從也宋忠日三公黃閣禮記鄭玄注云朱門洞啟當陽兆正色

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即云唐郭承嘏為給事中文宗謂宰相曰承嘏久在黃扉是也趙云

徐堅于三公事載沈約宋書云三公黃閣前史無義臣按禮記云上韞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即異鄭玄注云云

疑是漢末制也本朝楊侃撰職林作宋忠所云未知孰是明公獨妙年
明公相尊美之稱也蔡文

姬謂曹公曰明公廐有萬馬妙年少年也蛟龍得雲雨
吳志周瑜上疏孫權日劉備以梟雄之姿

而有闕羽張飛熊虎之將猥割土地以資業之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池也鵬鶚在秋天
秋

鷲鳥擊搏之時也鵬鶚在秋天得其時矣
趙云上句周瑜言劉備全語下句應有全出
客禮容疎

放官曹可

一作許

接聯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

趙云閣老尊矣

惟其以客禮待公而容其疎放故雖為官曹而卑可接
聯之應任老夫傳則欲傳則公之好詩句自非知音何
此以至

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

得聞字嚴武賈至
按新書公家寓廊

彌年難宴詔許公自往視
史楊綰傳故事舍人年久者為閣老
趙云唐新

田園須暫往

陶淵明歸去來田
園將蕪胡不歸

戎馬惜離羣

老子戎馬
生于郊禮

記離羣
索居

去遠留詩別愁多任酒醺一秋常苦雨今日始

無雲山路時

一作晴

吹角那堪處處聞

處處聞言所在有兵也 趙云舊本

山路時吹角然既云處處聞當言晴吹角蓋言方山路之時稍可喜矣却值吹角既吹角矣又處處聞不亦可

為別愁乎

晚行口號

三川不可到

時三川在賊境左傳月之亡也其三川震注涇渭洛水也

歸路晚山稠

落鴈浮寒水 饑鳥集成樓

成樓防戍之樓也 戍人欲望遠故作樓

市朝今

日異喪亂幾時休 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

江總在陳掌東宮管

記與太子為長夜飲後主即位授尚書令京城陷入隋為上開府復歸老江南

趙云三川鄜州縣名地理志

注云華池水黑水洛水所會舊注乃引周三川震却成
說長安矣蓋國語云西周三川皆震注云西周鎬京也
而三川則謂涇渭洛如此則舊注非澆州三川所以不
可到者以山稠故也山稠而不可到者時當喪亂憂盜
賊也公北征詩云坡陀望陲時巖谷互出沒夜深經戰
傷寒月照白骨剛舊經殘破矣落鴈浮寒水與飛鴻滿
野同意餓鳥集成樓與楚幕有鳥同意蓋言地經喪亂
寂乎無人而然也江總得歸老江南故日遠媿也晉王
珣為桓溫掾溫曰
王掾當作黑頭公

獨酌成詩

燈花何太喜

西京雜記云樊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
云受命于天有瑞應豈有之乎賈應之曰

有之夫目矚得酒食燈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
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徵大亦宜然
酒綠正

相親

綠一作色

醉裏從為客詩成覺有神

如有神助也公嘗有詩云讀書破萬

卷下筆如有神

趙云今公得酒獨酌而用燈花事大

抵取喜事而已醉裏從為客者任從為客而不辭也有

神字多在詩言之則孔文舉言禰衡之能章章日思若

有神公詩又篇篇什若有神而謝靈運亦云此語神助

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共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

低頭

言愧而不能仰視也

趙云前漢戾太子贊止息兵戈

而度信周齊王碑序云夏官以兵戈為主專謀七德選

詩薛蘿君子服荀子云儒術行

而天下富左傳有野人與之塊

收京三首

仙杖離丹極

謂大駕出幸也

妖星照玉除

晉天文志妖星一日慧星二日孛星凡二

十一星曹子建日凝霜依玉除說文日除殿階也西都賦曰玉除彤庭趙云西都賦玉階彤庭改階字為除

誤須為下殿走

世說螢惑入斗天子下殿走謂避亂也

不可好樓居

史記公孫

卿日仙人好樓居于是上令長安作惠廉桂觀甘泉作延壽觀焉趙云好樓居出史記封禪書今公以仙人

此天子也一作得非羣盜起難作九重居語白不取

暫居汾陽駕

莊子堯往見四子貌姑射之山

汾水之陽釋音云案汾水出太原今莊生寓言也謝靈運從游京口孔固詩昔聞汾水避今見塵外鑣

聊

飛燕將書

史記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

城歲餘不下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將見仲連乃自殺也趙云言京城不勞兵戰而駕可復

止若魯仲連飛書而聊城自下耳所以見收復之易也

依然七廟畧更與萬方初

天子

七廟 趙云兵謀為之廟畧蓋謀之于廟也言廟畧素定更與萬方一新更平聲蓋更始之義

右一

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

漢武

帝末年下哀痛之詔

羽翼懷商老

漢高祖時戚夫人以寵將移動太子呂后用張良計召四皓入

侍太子朝上指視戚夫人曰彼羽翼已成難動矣商老四皓隱于商山也

文思憶帝堯

堯典

欽命文思息詞友又如字

趙云商老似言郭子儀副

廣平王以成功也文思憶帝堯指言肅宗蓋公既被詔

歸鄜州乃聞收京既懷郭公又憶主皆跂望之心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然後可解

罪已詔也左傳賦文仲日

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

霑洒

一作涕

望青霄

趙云感而上天

也

右二

汗馬妝宮闕

漢蕭何傳未有汗馬之勞

春城鏟賊壕

趙云古樂府詩春城起風色

復京師在九月而公詩云春城鏟賊壕未詳豈自九月至正月而定乎蓋賊在京師不無殘破更易為之鏟則盡削平其

賞應歌杖杜

詩杖杜勞還役也

歸及薦櫻桃

歸一則福禮月

令仲夏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即櫻桃今之所謂朱桃者是也前漢叔孫通傳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

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

武帝為霍去病治第宅也甲第猶言甲乙之次第謂第一之第也田蚡治宅甲諸第

趙云戰國第衛行人燭

過免胄橫戈而進

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

班超傳西域平定薦勲祖廟布大喜

于天下言聖躬受喜報之頻而勞也

右三

月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

庚肩吾望月詩渡河光不濕

搗藥兔長生

傅玄擬天問日月中有白兔搗藥玉經曰月中有兔與蟾何也月陰也蟾陽也而

與兔並明陰係陽也

薛云按後漢張衡靈憲序曰月

者陰宗之精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偶其後有憑焉羿請無罪之藥于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是為蟾蜍趙云公于河係之以蟾居水之物古詩有云採取

神藥高山端白兔搗蝦蟇丸而
李白亦云白兔搗藥秋復春

只益丹心若能添白髮

明干戈知滿道休照國西營

時官軍營于國西休照為
征夫見月而有感也

趙

云蓋是年閏八月方以廣平王為元帥收復長
安則閏八月前已長安以西不能無兵屯處矣

哭長孫侍御

道為詩書重名因賦頌雄

子雲賦頌
名重漢朝

禮闈曾擢桂

禮闈
禮部

所設以取士也卻喜對武帝曰臣舉

賢良對策為天下第猶林林一枝

憲府舊乘驄

御史
所居

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憲臺唐龍朔中改司經局

為桂坊署為東宮之憲府後漢桓典拜侍御史執法無

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為

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

空趙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浮雲易散之物孔子嘗以此不義之富貴今以世事比之所以

悼之唯餘舊臺柏蕭瑟九原中時御史府中列柏樹檀弓獻文子曰從先大夫

于九京也註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原作京字也

趙云漢朱博為御史大夫其府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

栖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檀弓趙文子與叔舉

觀乎九原註雖云晉地之名而用于墓處皆可矣故沈

休文云誰當九原上鬱鬱望佳城也今詩句云在日御

史府所列之柏樹今則在墓地種之而蕭也也新添

潘岳述哀瑣宮已

肅青松栢轉蕭瑟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

又英

詔發西山將

辛慶忌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

秋屯隴右兵

唐書郭英

人傳英又知運之季子至德初肅宗興師朔野英人以將門子特見任用遷隴右節度使趙云英人先為秦

州都督乃加隴右節度使故云西山正言秦州不干山西出將事舊注非是

淒涼餘部曲燁

一作

赫舊家聲

謂知運先朝亦為隴右節度使也宋鮑照東武吟將軍既下世部曲亦恐存漢

光武紀注大將軍營有五部部有三校尉部下有部曲有軍候一人李廣行無部曲行伍司馬子長部任少卿

書曰李陵既生降頹其家聲

趙云餘部曲餘秦州部

曲也祿山亂英人拜秦州都督隴右採訪使知運在先朝先為隴右節度使屯西方戎夷畏憚故言舊家聲燁音充善切史記威燁音達

鵬鶚乘時去

見鵬鶚在秋天住

驊駟顧主鳴艱難須上策容易即前程

言其策畧

足以自取富貴無難也趙云鵬騁驕所以美英人也公多以此譬人材之卓傑今此言乘時顧主則又勸之以趨功名之會而不忘君也故又有下句當艱難須上策之際更無難色而容以往之馬詩天步艱難史周得上策東方朔云談斜日當軒蓋高一作風卷旆旌趙何容易前程字出選

言行色也梁簡文帝雨詩曰儻令斜日照併欲似浮絲又梁任昉苦熱詩斜日照西垣說范翟璜謂田子方曰吾祿厚得此軒蓋而范彥龍貽張徐州詩曰軒蓋照墟落詩云悠悠旆旌兩句之勢蓋用夏侯湛襖賦微雲承軒清風

松悲天水冷

天水郡漢武元鼎三年置秦州地記云郡前湖水冬夏無增涸因以

名沙亂雪山清

後漢明帝紀祈連山名即天山也一名雪山在伊州北趙云秦州有天水縣

又謂之天水郡樂史寰宇記天水縣有井四時湛然昔人避難于此敵人欲渴其水左右穿鑿不得水脈故云

天水松悲言英人去而松為之悲
沙亂似言人馬踐踏有亂之理

和虜猶懷惠

和和好也惠恩

惠防邊不敢驚

趙云和虜指言吐蕃也至德二載使使來請討賊且修好既而侵廓岷霸等州

又請和也語

古來於異域鎮靜示專征

專征謂受命鉞之賜得專征討

趙云言待之以靜不時撓之以有必征其

燕薊奔

封豕

薊縣燕之所都前志云秦舉兵滅燕薊左傳昭王在隨甲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薦食上

國言吳貪害如蛇豕封大也豕之性善突故取以喻祿山

周秦觸駭驚

史祿山之亂賊將高嵩擁

兵入汧隴英人偽勞之既而伏兵發盡虜其衆駭鯨言若鯨魚之駭難禦也陳琳檄云若駭鯨觸細

趙云

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祿山反于幽州陷河北十二月陷東京十五載六月陷京師此所謂奔突幽州薊而觸周

秦 中原何慘黯餘孽尚縱橫文選上慘下黯注慘不登貌衰江南賦茫茫慘黯殘

孽餘冠也趙云祿山既弑慶緒復為

冠此所謂尚縱橫也還云駱駝縱橫 箭入昭陽殿書

箭 笳吟細柳營笳者胡人卷蘆葉吹之以作樂也故曰胡笳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于西京李

延平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以為武樂有出塞入塞抑揚

等十曲新柳營周亞夫軍營也趙云此一段陷京師

時事昭陽殿漢成帝趙皇帝所居而箭入言禍亂及于

官中也細柳營周亞夫所營在長安言胡人之笳乃在

漢營 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趙云言雖是王子以避

也亂之故隱迹為白衣而

行 宸極妖星動妖星見本卷收京注 園陵一作殺氣平

趙云宸極者紫微之官也妖星一作殺氣平

見晉天文志殺氣與園陵平也 空餘金枕一作出光武紀赤

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林金
梳出見早時金梳出人間註

無復總帷輕

魏武帝遺金
吾娘好數人

著于銅雀臺堂上施六尺床
井幹此言賊凌暴園陵也

趙云金梳寢廟及園陵中
張總帷謝玄暉詩總帷飄

物公詩又曰早時金梳出人
特金梳賣于市之事總帷總帷皆靈帳之稱
毀廟天飛

雨焚宮火微明

項羽入咸陽殺秦降王子
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

果恩朝共落

榆桶夜同傾

言賊毀宗廟及宮室漢書注師古曰果恩
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牆之處其形

果恩一曰屏也東觀元壽二年盜賊並起燭燒茂陵都
邑火見未央宮薛云又按詩方斲是度注榘謂之度

升景山榆林取松柏易直者斲而度之之正于榘上以
為榘也趙云果恩祖出漢文帝紀七年六月未央東

闕果恩災如淳曰東闕與其兩旁果恩皆災也果音浮
榆桶字未見金出字書榆止云木名也豈桶以榆木為

之邪雖師民瞻善本亦作榆楠薛蒼舒引詩陟彼景山
注以為榆楠乃榆擇之榆其說迂謬榆楠二字甚可疑
若以為榱楠則夜微明之火無所不聞吹之傾則榱楠
又非止傾而已以俟博聞青箱雜記云漢書文帝紀云
果恩災崔豹古今註云果恩屏也果者復也恩者思也
臣朝君至屏外復思所奏之事于其下顏師古註云云
又禮記云疏屏天子廟飾也鄭注云屏謂之樹令今浮
思也刻之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為之矣余按唐蘇鶚
演義稱果恩織絲為之輕疎浮虛象羅網交文之狀蓋
宮殿簷戶之間也乃引文宗實錄云太和中甘露之禍
羣臣奉上出殿北門裂斷果恩而去又杜甫天寶末詩
云果恩朝共落榆楠夜杖傾又非溫庭筠補陳武帝與
王僧辨書云果恩畫卷間闕晨開為證皆非曲閭屏障
之意反以崔豹顏師古之徒為大誤又案段成式酉陽
雜俎稱士林間多呼殿榱楠護雀網為果恩其淺誤如
此乃引張揖廣雅曰復思謂之屏又王莽性好時日小

數遣使壞涓陵延陵園門果思曰使民無復思漢也又引魚豢魏畧曰黃初三年築諸門闕外果思為證反以絲網之說為大謬余謂二說皆通以果思為網則結繩為之施于宮殿簷楹之間如蘇鶚之說是也以果思為屏則刻木為之施于城隅門闕之上如成式之言是也然就二說之中擇焉唯段氏之說為長案五行志註云果思闕之屏也玉篇云果思屏樹門外也又云果思畧也但屏上彫刻為之其形如網畧之狀故謂之果思音浮思則取其復思之義耳漢西京果思合版為之亦築土為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焉于今郡國廳前亦樹之故宋子京詩云秋色淨果思皆其義也三月師逾整羣胡勢就烹

趙云三月三易

月也公詩又云烽火連三月亦是此閏八月初以廣月王為天下兵馬元帥今詩所謂元帥調新律是已逆數閏八月以前通為三易月則當是郭子儀五月及安守忠戰于清渠敗績之後別訓練士卒至此師逾整肅可

以擒賊矣以上十六句叙安氏父子
為寇而廣平王往收復京師者如此
瘡痍親接戰李廣傳大

將軍與單于接

勇決冠垂成

此言英人躬冒矢石功冠垂成垂成猶欲成也

戰單于遁走

趙

云此微言英人之敗而激其再立功也是年二月李光弼敗安慶緒于太原而是時英人戰于武功敗績故有蒼黃之譬且言其垂成也也妙譽期元宰殊恩且列卿趙云上句美其可以為相

則列卿則今兼太僕也

幾時回節鉞戮力掃欃槍

成十三年傳戮力同心欃槍妖

星也前漢天文志石氏見欃雲如牛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槍石氏見槍雲如馬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槍謝宣遠子房詩鴻門鎗鎗雲如馬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槍謝元聖與之戮力爾雅曰慧星為欃槍司馬相如大人賦欃槍以為旌弓
廉屈虹而為綢圭寶三千士儒行儒有簞門圭寶註門旁穿牆為寶如圭右

傳筆門圭竇之人傷二十四年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雲梯七十城雲梯攻城具高

長上與雲齊可依而立公輸作雲梯以攻宋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黑子九却之趙云公詩有云蒼茫城

七十流流劍三千今云三千士者使莊子劍士夾門而容三千餘人也七十城使燕樂毅下齊七十餘城耻

非齊說客酈生嘗為說客馳使諸侯漢王使說齊王田廣一罷歷下兵首與漢通和淮陰侯乃夜謀

度兵襲齊齊以酈生賣已遂烹之甘似魯諸生漢叔孫通傳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

儀趙云蓋謂以圭竇之質士尚有三十而下七十城亦有為雲梯之具者如我曾無說客之談特為諸生之

事而已蓋自責通籍微班忝此公自言得為拾遺通朝籍也微班言位下也通籍

見前漢元周行獨坐榮詩真彼周行箋云周之列位也後漢宣秉拜御史中丞光武特

帝紀注

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
京師號曰三獨坐時英入為中丞趙云周行古注謂

周之列位而公意却是周徧之行列也隨肩趙漏刻短髮寄簪纓寄一作

云上句言同入朝也倒使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漏刻出
後漢功在漏刻下句以言其在有位之列也短髮倒使左

傳髮甚短而心甚長徑欲依劉表魏志王粲傳粲以西京擾亂還

疑厭禍衡還疑一云能無後漢文苑傳禍衡字正平孔

素相輕疾不肯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送與
劉表及荆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後復侮慢表

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躁故送衡與之卒
為祖所殺趙云依劉表以王粲自比却疑諸公如曹

操劉表黃祖漸衰那此別忍淚獨含情廢邑狐狸語裏

四年傳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

空村虎豹爭

村言無人虎豹爭盜賊縱橫故也

趙云

公曰狐狸虎豹以比盜賊後漢張綱奉使埋輪不行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晉張孟陽七哀詩曰季世喪亂起

盜賊如豺虎

人頻墜塗炭

仲虺之語有夏昏迷民墜塗炭言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

公宣

忘精誠

趙云禮記不精不誠未有能動人也

元帥調新律前軍歷舊京

鮑云

謂廣平王將復京師也

趙云元帥指言廣平王倣是為代宗前軍指言李嗣業之軍時代宗為元帥郭子儀

副之而李嗣業為前軍新律是師律之律舊京指言長安後云仍扈從則望長安收復而車駕復還也

安

邊仍扈從莫作後功名

莫作一云無使時代宗為元帥期于收復公勉郭今立功名無

後衆人也史安邊在良將

送楊六判官使西蕃

送遠秋風落西征海氣寒帝京氛祲滿

氛祲不祥之氣言胡塵汚染帝

室人世別離難

趙云此篇是至德二年九月前詩蓋京師猶未復所謂帝京氛祲滿宜在東京

師前送遠公曾云皇天悲送遠但未見本出蒲安仁有西征賦往吐蕃渡青海而去役音干鵠切精氣感祥也

既乎嘗云氛祲既澄日月自朗楚辭云憂莫憂于生別離句意做此

贊並吐蕃主名

絕域遙懷怒和親願

望長安言欲入寇也

宣命

結歡勅書憐贊善

趙云絕域指言吐蕃李陵書云奉使絕域和親字起于漢左傳楚子

使椒舉如晉日寡君願結驩于二三君贊普其俗謂疆雄日贊丈夫日普故以號君長按唐新史吐蕃傳云至

德初取竊州及威武等諸城入屯石堡其明年使使來
請討賊且脩好肅宗遣給事中南巨川報聘然歲內侵
取廓爾喀等川及河源莫門軍數來請和帝雖審其請
姑務紓患乃詔宰相郭子儀蕭華裴遵慶等與盟史之
所載如是而已以公詩考之中國以其懷怒侵叛而與
之和親所以勅書憐其君長欲寬長安之意而急遣使
與和也詳味惟良待士寬一句為楊判官而言判官者
必以事閑廢今欲選良材以為使則待之以潤畧而用
之故下句有起為官有正羽翰之語東坡詩子雲清自
有云試草尺書招贊普依倣勅書憐贊普也

守今日起為官

楊子雲任官不違寂寞自守起為官以子雲比楊判官也趙云以子雲比之

取其同姓清自守則微言其閑廢者矣新添自守字
子雲本傳言附離丁董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
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為官字子雲解嘲垂淚方投筆
日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

言以戎事為憂故垂淚投筆傷時即據鞍劉尚深入五
如班超投筆而起志在功名傷時即據鞍漢軍沒馬援
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悲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
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趙
云言其恰欲投筆以起而聞宣
命之急則又至據鞍而往也儒衣山鳥怪漢節野童

看邊酒排金盞

一作盃

夷歌捧玉盤

揚子孝至篇有假儒衣書蘇武在匈奴中

伏漢節牧羊排金盞一作盃為正盞吐蕃嘗
獻奉者曰金碗一碼碗杯一耳見舊唐書

草肥蕃

一作

輕馬健

胡人至秋則草肥馬健思入寇

雪重拂廬乾

拂廬蕃帳名

趙

然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之勢也杜補遺唐吐蕃傳
吐蕃居邈安川其城廓廬舍不肯處顯毘帳以居號拂

廬慎爾參籌畫從茲正羽翰歸來權可取九萬一朝搏

言當以功名自致遠大也趙云正羽翰所以引末句
九萬一朝搏也莊子言鵬之飛也搏扶搖而上者九萬
里扶搖風名羽翰從茲而正則前此為不正既正羽翰
而搏風九萬里特在于一朝則揚君起于闕廢尤明

憶弟二首

喪亂聞吾弟

詩喪亂既平

飢寒傍濟州人稀吾不到

以道路榛梗人

稀少而難行也

兵在見何由

孟子何由知吾可也

憶昨狂催走無時病去

憂即今千種恨惟共水東流

狂催走謂避亂出奔如狂也趙云公自言出奔且往

行在所如狂國催走公素多病則又無時而病去所以憂也

右一

且喜河南定

安慶緒奔東都走也

不問鄴城圍

鄴城史思明所據

百戰今

誰在三年望汝歸

東山周公東征也三年而歸三章言其室家之望汝也

故園花

自發

丘希範春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離花生園羣燕亂飛見故園之旗鼓感生平于疇昔也

春日

鳥還飛

言草木禽鳥尚得相保耳人遭亂離不得相保耳

斷絕人煙久東西消

息稀

趙云至德二載十得復東京所謂河南定也鄴城史思明所據相州是也東京既復安慶緒奔于河

北次年四月賊復振以相州為成安府則公作詩時官兵當圍相州也故曰不問鄴城圍今河南已定鄴城方圍之時而日花自發鳥還飛則言方春之至草木禽鳥各得其所而不預人事耳

右二

得舍弟消息

亂後誰歸得他鄉勝故鄉若

一作直

為心厄苦久念

一作

得與存亡

趙云休明之際則他鄉雖樂不如還家為遭亂離則他鄉安處自足居也直為當以若為

正益言何為而我心厄若久以與弟存亡在念故也與字如主在與在主亡與亡之與故作重字用對心字也

汝書猶在壁汝妾已辭房

李陵書生妻去室也

舊犬知愁恨垂頭

旁我床

使陸機黃耳事公又曰舊犬喜我歸低頭入衣裾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不謂生戎馬

老子戎馬生于郊

何知共酒盃燃臍郿塢敗

董卓傳呂

布穀卓使皇甫嵩攻卓弟旻于郿塢盡滅其族乃尸卓于市天時始熟卓素充胭脂流于地守尸吏燃火置卓

臍中光握節漢臣回蘇武仗漢節牧羊起卧操時節毛明達旦握節漢臣回盡花積十九年還歸趙云無臍

郿塢郿塢敗言慶緒奔敗如董卓也握節漢臣回言度自陷賊中回其後謫台州詩公又云蘇武看羊臨賊庭

蓋比之如蘇武也新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憂患添左傳司馬握節而死

所困而心已無物矣故云別離經死地披寫忽登臺重一寸灰莊子心若死灰

對秦簫發見二十五卷始知秦女善俱過阮宅來見二吹簫註以駙馬臺故云

卷自須留阮舍註師云阮籍謂之大阮留連一作春阮成謂之小阮廣文與駙馬同姓故云

夜舞淚落強徘徊一云醉連春花夜舞淚落徘徊趙云綠有寸心字灰心字故云丹心一

寸灰李商隱云一寸相思一寸灰用杜公之語也阮宅字或曰晉阮咸與叔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公于叔遇姪多用此如曰守歲阿咸家是也則阮舍阮宅皆以阮咸言之二鄭同姓必有少長尊卑則阮宅者乃指言謝馬字乎

臘

新添釋雅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蠟亦曰臘黃衣黃冠而然祀息田夫也紫

史記始皇本紀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始臘月嘉平恭因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帝若學之臘嘉平而改從殷號也

臘日常年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侵淩雲色還萱草

漏洩春光有

一作是

柳條縱酒欲謀良

一作長

夜醉還家初

散紫宸朝

紫宸殿也

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嬰下九霄

唐制

臘日宣賜口脂面藥及賜宴

杜補遺太平御覽載盧公家範曰凡臘日上蘇豆及頭膏面脂口脂

趙云紫

宸殿名在東內大明宮之中乃內衙之正殿也舊注是杜田所引却是人家下者上其物不以干國家恩賜事

詩云則思

澤乖矣

紫宸殿退朝口號

戶外昭容紫袖垂

唐制昭容正二品係九嬪

雙瞻御座引朝儀

師云百陽

雜俎曰今閤門有官人引百僚或云自則天或言因後魏據開元禮疏曰晉康獻褚后臨朝不坐則宮人傳百

寮拜

杜補遺按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至天

祐二年十二月詔曰宮嬪女職本備內任今後每遇延

英坐日只今小黃門祇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內趙云
天祐昭宗年號朱全忠所立者杜田所引可見唐之元
制矣雙瞻御坐則應用昭容二人為引謂之瞻則曰瞻
也新添紀瞻與王尊等勸進帝猶不許猶許使韓續
徽去御座瞻叱續曰帝座上應星宿敢有動者斬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

淑景

一作

移

趙云宋有合殿之名荀子云天子千官博
物志海上有風山春風所出鮑照悲哉行

有窮人感淑景之句
云謝宣城日淑景近花多

師

晝漏稀

一作

聞高閣報天顏

有喜近臣知

言近臣密
遇清光

宮中每出歸東省

師云按唐六
典左拾遺門

下右拾遺中書此言東省蓋門下
也傳言子美拜右拾遺史氏之誤

會送夔龍集

一作

鳳

池夔龍舜之良臣夔典樂龍納言鳳池荀最為中書今
及罷云奔我鳳凰也趙云上句言晝漏之所以希

聞以閣之高而傳之遠也吳越春秋載采葛婦詩曰羣
臣拜舞天顏舒近臣則言左右親近之臣蓋指昭璫者
耳東省事唐制左拾遺隸門下省而門下省在東故曰
東省唐之初門下省在左延明門東南中書省在右言
門門西南此在西內者耳至高宗居大明宮兩省曹僚
隨便安置故宣政殿前東廊曰日華門其東有門下省
西曰月華門其西有中書省焉今公所謂歸東省則曰
華門東之門下省也故後篇答岑補闕有曰我往日華
東也題是紫宸殿退朝而紫宸
殿在東內大明宮之中故云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減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
莫厭傷多酒入唇

范元實詩眼嘗云或問余東坡有言
詩至于杜子美天下之能事畢矣考

之前人固未有如老杜後世安知無過老杜者余曰如一片花飛減却春雖使聖人復詠落花決然更無好語

趙云元實之言是也

秦少游號稱善辭曲嘗云落紅萬點愁如海以為佳句乃使風飄萬點正愁人者也

江上小堂巢翡翠花一作邊高冢卧麒麟細推物理須

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

西京雜記五柞宮西青梧觀柏樹下有石麒麟二枚是秦始皇

驪山墓上物

趙云兩句皆記眼前所見也冢前有石麒麟蓋富貴之家卧則冢之荒廢矣故公落句有感焉

舊本花邊師民瞻本取苑邊高冢是蓋芙蓉苑之邊也前漢楊惲報孫會宗書曰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右一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

陳遵日出醉歸趙云宋元玄幼傳

日月自出行軍王長
元古意思淚點春衣
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

稀

古詩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

蜻蜓款款飛

趙云老杜不拘以數對數如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亦是此格沈存中乃以入尺

日尋倍尋日常謂亦是數目故對七十何迺鑿如此深

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

趙云張若虛春江月云請語風光催

後騎併將歌舞向前溪馮小憐春日詩傳語春光道先歸何處邊今公所謂傳語正參用此語以風光在我輩

當共其流轉相與賞玩莫相違戾此宜語同舍之省師乎謝玄暉云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南齊王儉詩風

光承露照霧色點蘭暉師云按杜子美祖審言詩春日京中有懷云寄語洛城風日道明年春色倍還人以

此見子美詩
有祖風也

右二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精春

一作宮

殿轉霏微

趙云苑外者芙蓉苑之外

也曲江在苑北太宗嘗誦公詩曰江頭宮殿鎖千門思復昇平事而修紫雲樓絳霞亭日復增創以此觀之則天寶至德時所謂春殿轉霏微雖不可考知其名而意可推矣月宮謂之水精宮今以言春殿蓋以狀其清幽也或云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無白鳥飛
趙云黃魯即殿名

水漸添田水滿暗鵝卻喚雨鵝歸用此格也

縱飲久判人共弃
懶朝真與世

相違吏

一云合

情更覺滄州遠老大悲傷未拂衣

謝玄暉復叶滄

洲處古樂府老大徒悲傷趙云揚雄機靈賦日世有黃公者起于滄洲清神養性與道逍遙

曲江對雨

城上春雲復苑牆江庭晚色靜年

一作芳

沈休文二月三日詩年芳

俱在斯

林花著雨燕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

荇水草也相連而生故如

翠帶趙云苑牆又言芙蓉苑之牆也言過義陽公主山池詩綰雲青條弱牽風紫蔓長

師云杜審龍

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漫焚香

開元二十六年析左右羽林軍置左右龍

武軍以左右萬騎營諫焉芙蓉城連曲江城師民瞻云舊史官志左右龍武軍注大宋選飛騎之尤驍健者別

署百騎以為朔衛之備武后加置千騎中宗加置萬騎
分為左右營自開元以來與左右羽林軍名曰北門四
軍開元二十七年改為左右龍武軍唐始祖諱虎故唐
太宗修晉史李延壽修南北史舊書皆易虎為武以避
之如稱號珣為武珣白虎為白武之類是矣龍武軍本
龍虎軍亦避唐諱也趙云兩句意言車駕唯深駐曲江
不復幸芙蓉苑則別殿焚香為漫耳初玄宗以萬騎軍
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皆用唐之功臣子弟制若宿
衛平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納資隸軍分
日更上如羽林北在新唐史兵志最為易考 可時詔

一作 重 此金錢會暫

一作 爛

醉佳人錦瑟旁

杜補遺開元天
寶遺書云內庭

嬪妃每至春時各于禁中結綵擲金錢為戲又西陽雜
俎梁時荊州掾為雙陸賭金錢 趙云似言錫錢為宴
劇談錄載開元中都人遊賞曲江盛于中和上已節即
錫宴臣僚會于山亭賜太常教坊樂推此則謂賜金錢

為宴也金錢字止是言錢如前漢曹丘生數招權顧金
錢不必真是黃金為錢者公宴漢陂云應為西陂好金
錢罄一餐亦此金錢之謂也杜補遺所引却是黃金為
錢者矣醉佳人傍者賜太常教坊樂也錦瑟字崔灝渭
城少年行日渭城楊頭酒新熟金鞍白馬誰家宿可憐
錦瑟箏琵琶玉堂清酒就君家則錦瑟者寶瑟理瑟之
謂也或曰是佳人名如青琴瑟玉絳樹綠珠之類李商
隱作錦瑟詩其詞曰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
年說者云今狐綯之妾名如青琴瑟玉絳樹綠珠之類
亦不明據又況是後來事不可引若言教坊樂器則自
有錦瑟矣

早朝大明宮呈省寮友

新賀賈至

銀燭朝天紫陌長
禁城春色曉蒼蒼
千條弱柳垂青鎖

百轉流鶯滿建章
劍佩聲隨玉墀步
衣冠身染御爐香
共沐恩波鳳池裏
朝朝染翰侍君王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舍人先世掌絲綸

五夜漏聲催曉箭

顏氏家訓云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訓答曰魏漢已來謂為甲乙丙

丁戊五夜又云一二三四五皆以五為節更歷也經也鼓凡五更爾

九重

一作天

春色醉仙

桃

天子之門九重漢武故事西王母齊其桃七枝獻帝帝欲留核種之王母笑曰此桃一千年生一千年結

實人壽幾何遂止西王母指東方朔曰此桃三熟此兒已三偷也

趙云春色著桃如酣醉然

旌旗日

暖龍蛇動宮殿
風微燕雀高
朝罷香煙攜滿袖
詩成珠

玉在揮毫

東坡曰杜甫也七言偉麗者此句是也
云余竊謂夏文莊硯中旌旗影動龍蛇師川

旌旗不動御爐香皆剽杜也然工極可見矣硯水之中
可見旌旗之影動如龍蛇而御爐香豈干旌旗動不動
乎或者穿鑿以燕雀高比小人得位則龍蛇動何所比
乎後學妄論杜詩有如此者香煙雖是香之煙而爾字
是實故可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有一作鳳毛禮
對珠玉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杜甫遺世說王敬倫風姿似父
作侍中加授桓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有
鳳毛大奴王劭也梁鍾嶸詩品曰何晏孫楚張翰潘尼
等並得虬龍片甲鳳凰一毛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
焉五彩而文其名鳳趙云賈至曾之子曾于于睿宗
末年及開元初再為中書舍人後與蘇晉同掌制誥皆
以文辭稱時號蘇賈焉玄宗幸蜀時至拜起居舍人帝曰
昔先天誥命乃父為之辭今茲命冊又爾為之兩朝盛

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繼美矣故云鳳毛有兩事南史載謝超宗者謝鳳之子作殷叔儀誄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而池上字又使荀勗奪我鳳凰池事

同前

新添王維

絳幘鷄人送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閭闔開宮殿
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袞龍浮
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到鳳池頭

同前

新添岑參

鷄鳴紫陌曙光寒鶯轉皇州春色闌金鎖曉鐘開萬

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劔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
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天門日射黃金榜

崔融詩金榜照晨
光銅鈎起夕涼

春殿晴曛赤羽旗

以赤鳥羽為旗也

趙云前漢禮樂志曰天門閒詠蕩

神異經云西方有宮金榜而銀鏤題曰天地少女之宮

赤羽旗如周官析羽為旗家語

宮草微微

一云
霏霏

承委珮

曲禮主佩垂
則臣佩委

鑪煙細細駐遊絲

遊絲蛛絲之遊
散者香煙似之

雲近蓬

萊常好

一作
五

色雪殘鵲鵲亦多時

蓬萊殿名鵲鵲樓名
趙云蓬萊殿在紫

宸殿之後皆大明宮中也鵲漢官名在甘泉宮謝玄暉詩云金波麗鵲鵲王繩低建章則借漢官觀名以比

當時之侍臣緩步歸青瑣青瑣門也以青畫戶退食從禁掖

容出每遲趙云青鎖漢名名在未央宮今以借用如范考龍攝官青瑣闔詩退食自公

題省中院壁

掖垣竹埤梧十尋

師云西掖垣在中書省劉公幹贈徐幹詩誰謂相遠去隔此西掖垣埤音

婢百畝為埤洞門對雪常陰陰洞門猶洞戶也杜正謬對雲當作對雷左太冲

又增也厚也吳都賦云增岡重阻列真之宇玉堂對雷石室相距注欄雷相接也益是時有鳴鵲乳燕落花遊絲之語乃春

深時非可言對雪殆傳寫之誤爾董賢傳重殿洞門注洞門謂門門相當也趙云掖垣者禁掖之垣牆也字

在字書手避移反附也助也補也增也引詩云政事一
坪益我云坪厚也今公竹坪則側聲矣惟晉論秦醫和
曰松柏不生坪注坪下濕也而國語音卑又皮靡反方
是側聲卑而有所當生之義所謂對雪常陰陰蓋為大
明宮直終南山每清天霽景視終南山如指掌云此對
終南之雪也正謬云對雪當作對雷非是蓋對雷自此
玉堂凡是堂殿前有天井乃為對雷鄭玄禮記注曰堂
前有承雷是已若在洞門言之則第一重門宜對雷耶
又對承雷則明快矣宜陰陽耶杜云落花乳燕乃暮深
時非可言雪蓋終南崇山雖春深而有積雪未稍爾

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

梁簡文帝春日詩
花花隨燕入遊絲

帶蝶驚乳燕離燕也趙云兩句如東坡先主之說宜
不謂之偉麗耶隋蕭慤春賦云落花無限數飛鳥排花
渡庾信燕歌行云洛陽遊絲百丈連又云數尺遊絲即
橫路遊絲于春時空中有有之蓋野鳥之類天地之氣

也即非蛛絲學者多誤指之矣月令季春之月鳴鵲拂其羽疏云紫釋鳥云鵲鵲鵲郭景純云鵲音九物反

鵲音嘲鵲鵲似山鵲而小青黑色短尾多聲孫炎云鵲鵲一名鳴鵲月令所云是也如此則止是鵲鵲乃季春

之鳥矣即非喚雨之鵲學者復多誤指雖黃魯直亦誤用云欲雨鳴鵲日永若以喚雨之鵲為鳴鵲則四時

皆鳴何乃言青春深乎乳燕字承用之熟在杜公前則鮑照詠採桑詩乳燕逐草蟲巢蜂拾花藥也腐儒

衰晚謬通籍點有傳上置酒對衆折隨何曰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哉即古云腐者爛敗言無所

堪在通籍退食遲回違寸心趙云漢書高祖云腐儒幾見上注敗乃公事詩云退食自公

寸心起于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而促用寸心則陸士衡大賦有吐滂沛乎寸心

方生出寸心字也若使違字則詩哀職曾無一字補詩云中心有違左傳云王心不違也

則有闕仲山甫補之注衮許身愧比雙南金古詩美人贈我綠綺

琴何以報之雙南金言所報重也趙云公前為拾遺故用補衮事不必泥出處是仲山甫而為宰相事也一字補益挨傍春秋序云衮之一字若華衮之贈故對雙南金三字出文選美人贈我雙南金

春宿左省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趙云

隱者隱蔽之也字起于揚雄蜀都賦曰蒼山隱天漢宮千門萬戶滿岳書曰長自絕于塵埃迢遊身乎九霄而沈休文遊沈道士館云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今言九霄之間月色明徧為多也或曰以九霄比禁掖為其在左省作詩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玉珂馬鳴珂也趙云兩句主

下句有封事而欲上故聽開門且想朝馬
之鳴珂也玉珂者以玉為珂富貴事也
明朝有封事

言事也欲其密
數問夜如何
趙云唐制左拾遺六人從
故封之以達
八品上掌供奉諷諫大則

廷議小則上封事故曰有封事也詩夜
如何其夜未央夜未央夜向晨者也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相國製文

冠冕通南極

通猶通西南夷也

文章落上台

謂相國製文也趙云冠冕指言張

司馬南海極指

詔從三殿去

唐有三殿學士

碑到百蠻開

趙云大明宮中

有麟德殿在仙居殿之西北北殿三面亦以三殿為名

李肇翰林志曰翰林院在麟德殿西廂重廊之下門東

向故曰詔從三殿而去也舊注非

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

趙云既云往南海則用帆矣本玄虛賦曰維長綯掛帆
席是已以春時往故曰春帆公又曰冥冥細雨來者

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回趙云此句暗用博物志有人
乘槎至海犯牛斗事杜公每

用却多指
為張騫云

晚出左掖

晝刻傳呼淺

趙云衛宏著漢儀使夜漏起宮衛傳呼以
為備陸倕以其所載為未詳謂傳呼淺則

在晝不若
夜之遠也

春旂簇仗齊

春旂言
羽衛也

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

迷樓雪融城濕宮雲去殿低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棲

趙云如魏陳羣之割草又高士庶奏議未嘗不焚葉
也詩云雞栖于埘舊注引文選雞登栖而飲翼非是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趙云應是鄭虔虔為著作所謂南史以左氏齊

南史稱之

雀啄江頭黃柳花鵝鵲溪鶯滿晴沙自知白髮非春事

歸去來農人告予以暮春將有事乎西疇且盡芳樽戀物華趙云春事嬉遊賞玩皆年少之

所宜故白髮非春事矣舊注非是近侍即今難浪跡此身那得更無家

趙云上句所以自戒下句所以自喜蓋公性真率平昔放浪今為近侍故難浪跡前此一身轉徙賊中寄家鄰

州嘗有詩曰無家對寒食今既復聚故喜而曰那得更無家也丈人丈力猶強健豈傍

青門學種瓜

邵平種瓜青門號邵平瓜趙云阮籍諫懷有云昔門東陵瓜近在青門外注引使

記卽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故俗謂之東陵瓜又注云漢書曰霸城門民間所謂青門則長安城東門也

送賈閣老出汝州

趙云此送賈至也前篇有嚴賈二閣老兩院補闕公自注

云嚴武賈至也至爲汝州唐史不載

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

趙云此送賈之德猶足庇覆一院趙云至于至德中歷中書舍

人而中書舍人隸中書省在月華門西故曰西掖

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心

趙

至河南洛陽人唐以河南府汝州隸都畿採訪使故云

宮殿青門隔

青門長安東城門也隔青

門謂賈出汝州也

雲山紫邏深

邏塞也取巡邏之義杜補遺子通山名也謹按九域志汝州梁

縣有三山一霍陽二崆峒
三紫雲通非以巡邏為義

人生五馬貴

見二十五卷五馬有光輝注

莫受二毛侵

潘岳秋興賦予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二毛者斑白也

趙云五馬太守事本出漢官

儀太守五馬蓋天子六馬而諸侯則五馬故也漢史詩話云古樂府陌上桑云五馬立踟躕用五馬作太守事自西

漢時始然古乘駟馬車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潘子真詩話云禮天子六馬左右駟三公九卿

駟馬右駟漢制九卿則中二千石亦右駟太守則駟馬而已其有功德加秩中二千石如王成者乃有右駟故

以五馬為太守美稱師云古今風俗王逸少出守永嘉庭列五馬繡鞍金勒出即控之故永嘉有五馬坊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

闕為面情見於詩

趙云按唐史虔遷著作郎祿山反遣張通儒劫百官

置東都偽授度支部郎中因稱風綬求攝市
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張通王維並囚
宣陽里三人皆善畫崔國使繪齋壁度等方
憐死即極意祈解于圖卒免死貶台州司戶
參軍事莊子曰闕然數日不見闕
為為面別若言闕然為面別也

鄭公樗散鬻成絲

莊子有樗散之材
言不合世用也

酒後常稱老畫師

度善畫常獻詩畫及書于明皇御批號為三絕
趙云莊子謂樗曰散末也故相承用樗散為畫師之句亦猶

王維詩云風世謬
詞客前身老畫師

萬里傷心嚴譴曰百年垂死中興時

時初復京師
度以汙賊貶

倉惶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便與

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

言交弊之期死生不替者
也江淹別賦寫永訣之

情

題鄭十八著作丈

台州地澗海冥冥雲水長和島嶼青

台州鄭貶所
云台州臨海郡本趙

海州亂後故人雙別淚春深逐客一浮萍

以度貶故稱
逐客秦李斯

在逐客中上書酒酣懶舞誰相拽詩罷能吟不復聽第五橋東

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亭

第五橋皇陂皆長安廊外送
別之地趙云皇子陂在萬

年縣西南二十五里第五橋未詳公過何將軍山林詩
云今知第五橋蓋于此與鄭送別之地水謂之恨水亭

謂之愁亭乃一時傷心之言

賈生對鵬傷王傳蘇武看羊陷賊庭

趙云

上句以言度還謫也下句以言度為賊所刺而不防賊也可念此翁懷直道也霜新

國用輕刑

周禮秋官大司寇之職一曰刑新國用輕刑趙云惟其直道而不附賊故得免死而從

也禍衡實恐遭江夏

見本卷送郭子丞詩

方朔虛傳是歲星

夏侯若

東方朔書贊云神變造化靈為星辰注俗謂方朔為太白星精趙云上句以言度素才俊嘗憂有欲殺之者

矣觀其初集擬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有寃其藻者上書告度私換國吏度倉黃焚之由協律郎坐謫十年其子賊平被囚也幾死而赦則度嘗以死為憂矣下句以言度多技能如方朔而不得親用博物志載神仙傳曰傳說上據辰尾為箕宿歲星降為東方朔傳說死後有此宿東方生無歲星今公云方朔是歲星蓋用此說而夏侯若若為畫畫贊序乃云云却成歲窮巷悄然車馬方朔死而為星矣舊注止知引此非是

絕案頭乾死讀書螢

車肩聚螢讀書 趙云皮既謫去
矣則平昔過從者車音絕而所居

讀書之處空
餘死螢也

端午日賜衣

師云按唐會要開元二十五年上
以端午日賜宰臣丞相尚書兩省

官衣服
各一襲

宮衣亦有名端午被恩榮細葛含風軟香羅疊雪輕自

天題處濕當暑著來清意內稱長短終身荷聖情一作明

趙云自天出詩書當暑出論語其他甚明末句語法稍
深蓋言天子之意內又稱量羣臣身材長短而賜之使
有實用而非止虛賜此
所以終身荷聖情也

贈畢四曜

玉臺後集載
曜詩二首

才大今詩伯家貧苦宦卑

晉有八伯以擬八葛伯如侯伯之伯 趙云伯宗師之稱

也字起于論衡有云周長生文辭之伯丈人之所共宗而變化用之耳新唐書云王楊為之伯然許擅其宗亦

用此字也飢寒奴僕賤顏狀老翁為同調嗟誰惜論文笑自

知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趙云魏文帝知典論有論文篇為無同調故論文亦自知而已公詩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亦此之謂也流傳江鮑體江大通鮑明遠相顧兔無兒

伯道無兒兔無兒者言各有子也趙云言既無同調以共論文則所能江鮑體之文章止流傳于其子耳江

謂江淹鮑謂鮑照二人最能文唐宗嘗曰蘇環有子李嶠無兒相顧兔無兒意言各有子以傳世業即非伯道

無兒事師民瞻本江鮑體作江左
體亦是言江左則不止指二人也

酬孟雲卿

樂極傷頭白更長愛燭紅相逢難
袞袞告別莫怱怱袞袞

見上醉時歌註

趙云相逢既難得相繼故不可怱怱

為別也晉王濟云張漢說漢史袞袞可聽張芝云袞袞

不暇草書也新添史記龜策傳有云陰陽相錯怱怱

疾疾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袞袞相承如此不知

所由業許慎說文云袞者州里所建之旗也象其柄

有三存雜帛幅半異所以起民故怱遽者稱為袞袞但

恐天河落

鮑明遠夜移河漢落

寧辭酒盞空

孔融樽中酒不空

趙云天河謂之落如

鮑照詩酒盞謂之空飲盡而空也舊注所引正與此空字不同

明朝牽世務揮淚各西

東趙云前漢儒者通世務揮淚字起于家語公文伯卒
敬妻曰二三子無揮涕而蘇子卿曰淚下不可揮公

使蓋參

奉贈王中允

維

中允聲名久如今契濶深共傳收庾信

周書庾信字子山先與徐陵並

為梁抄撰學士後仕周聘于東魏文帝辭全盛

不比得

陳琳

琳避難冀州表紹使典文章作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反賊曹公父子後紹敗曹公得

琳愛其才而不之責趙云庾信為梁東宮學士侯景

之亂梁簡文帝使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于朱雀航及

景至信以衆先退存于江陵梁元帝承制除信御史中丞共傳收庾信以言肅宗憐維失其死罪止下還太子

中允此所謂收也陳琳作檄謗詈曹公得之得之愛之而不咎維在賊中祿山大宴凝碧池恣召梨園諸公合樂工皆泣維聞悲甚賦詩痛悼則異乎陳孔璋一病緣在素紹時詈及曹父祖矣故曰不比得陳琳也

明主三年獨此心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

唐卿窮愁著書白頭

吟以人情樂心而歷故也趙云祿山以天寶十四載反十五載陷京師安慶緒殺其父自立至至德二載而後京師復焉方維在賊時以藥下利陽瘡維既以不效汚賊而病其心三年唯在明主故云白頭吟文君所賦今公所用止言當先而吟賦爾

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

韋曲花無賴

師云丁廩詩羣花正無賴

家家惱殺人綠樽雖盡日白

髮好禁

一作傷

春

趙云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公
用愁殺人矣此外更變曰秋江思殺人

又曰高樓思殺人今云惱殺人亦其變也
一本又作須盡日白髮好禁春一本又作
不禁春皆有義須盡日當對以好禁春言
既老矣好禁春而行樂也不禁春則對以
雖盡日言雖有盡日之酒而老人却

不禁春思也沈休文和謝宣城詩云憂來命祿樽

石角鈎衣破藤枝

一作蘿

刺眼

新何時占叢竹頭戴小烏巾

其二

野寺垂楊裏春蛙亂水間
美花多映竹好鳥不歸山
城廓終何事風塵宜駐顏
誰能共公子薄暮欲俱還

趙云言城

中多風塵徒催入老耳所以誰肯與公子以
迫于暮色便欲俱還也蓋上欲留連之意

寄左省杜拾遺

岑參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
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
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
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

奉答岑參補闕見贈

竊窹清禁闋罷朝歸不同
君隨丞相後我往一作住日華

東補闕官有左右左屬門下省右屬中書省趙云補
闕拾遺在百官志皆隸門下省而門下省在日華門

之東杜公為左拾遺則所謂我往日華東矣于參言君
隨丞相後則當往尚書省宜參為補闕闕而燕為諸部

中官邪不然紀當時參不坐省而隨丞相實事耳舊注
所引據楊仇職林所載蓋按唐史門下省有左補闕六
人從七品上左拾遺六人從八品上掌供奉諷諫大事
廷議小則上封事其注云武后時垂拱元年置補闕拾
遺左右各二員新史所載如此則左屬門下省右屬中
書省宣武后時耶然因解隨丞相後而言之則丞相又
却是尚書省矣恐或後學不得不辨參于史無傳其詩
集杜確序之止云自補闕遷起居郎起居郎又却隸中
書省也俟
博者辨之
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藥紅故人得佳句獨贈
白頭翁

古詩冉冉孤生竹玉景玄詠月城西門詩
云娟娟似娥眉五臣注日娟娟明娟兒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覲省甫昔時嘗客遊此縣
於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圖樣志諸篇末

詔許辭中禁慈顏赴北堂

詩馬得諶革言樹之背背北堂也北堂母氏也一云天詔

辭中禁家

聖朝新孝理祖席倍輝光

祖席飲餞也漢祖二疎一云行子倍

恩光

趙云行子倍恩光為正蓋孝理者以

內帛擎偏

重宮衣著更香淮陰清衣驛京口渡江航

趙云淮陰楚州京口潤州

益往江寧

春隔鷄人晝

雞人宮中司曉者言許方

秋期

燕子涼賜書誇父老壽酒樂城隍

一云竹引趨庭曙山添扇枕涼十年過父

老幾日賽城隍

趙云方春而歸隔聞官中報曉也周

官雞人夜呼旦以叫百官秋期燕子涼其返以秋為期

也一作竹引趨庭曙山添扇枕涼趨庭則論語孔子嘗

獨立鯉趨而過庭扇枕則黃香事也然于趨庭而言竹

引似乎無義豈其庭下實有竹耶又下句一作賜書誇父老壽酒樂城隍却不上十年過父老幾日賽城隍辭語老當有含蓄之意蓋謂十年不見父老而過之又必謁廟以為榮也

看畫曾飢渴追蹤

限森茫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

虎頭維摩相也金粟釋有金粟地杜正

謬歷代名畫記曰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昔陵無錫人曾于瓦棺寺北殿畫維摩詰畫北光耀月餘發迹經云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世說法僧肇注維摩經曰維摩經者秦言淨名蓋名身之大士今觀子美元題所云則虎頭金粟影乃顧愷之所畫維摩圖也元注則謬矣趙云歐陽率更于藝文類聚則載世說愷之為虎頭將軍在甘肅門中而洪駒父云顧愷之小字虎頭維摩詰是過去金粟如來蓋據歷代名畫記耳世說是劉蕺慶之書宋于晉未遠當可考信而歷代名畫記則後人為之也以俟博聞杜田所引與駒父同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不見旻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舊來好事今能否

老去新詩誰與傳

趙云此至德二載詩公年四十六歲
逆數三十年則公十六七歲耳揚雄

傳時有好事者載酒看從遊學故對新
詩其字蔡邕勢師賦詠新詩以悲歌

碁局動隨幽澗

竹絮裛憶上泛湖船聞君話我為官在頭白昏昏只醉

眠

杜補遺釋氏要覽云袈裟者從色彩稱也梵言迦邏
沙曳華言不正色四分律云一切上色衣不得著當

壞作迦沙葛洪換字梵方添衣字言道服也大業經迦
沙名離染服如幻三昧經云無垢衣又名忍辱鎧又名

蓮花衣謂不
為欲垢所染

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道歸鳳翔乾元初
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

往事

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煩

公昔自賊中間道歸行在也

至今殘破膽

猶有未招魂

言履難危膽破魂飛也宋玉有招魂文趙云上句言其逃賊欲之行在是為歸順

在金光門道出故曰此道昔歸順也西郊胡正煩則言當歸順時正值胡在西郊之煩多也殘者餘也漢書云谷永破膽宋玉有招魂一篇以屈原之冤也

近得歸京邑移官宣至尊

言移外官

非出天子意也

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

趙云上兩句言既得返長安以拾遺為官

而移華州掾本非至尊之意特以自貽伊戚耳蓋公以論房琯有才不宜廢免坐此而貶耳駐馬望千門則傍徨不忍去凝望于宮禁也謂之千門使千門萬戶之語

寄高三十五詹事適

安隱高詹事兵戈久索居

子夏離羣索居

時來如一云

知

官達歲

晚莫情疎

言無隨世態也

天上多鴻鴈池中足鯉魚相看過半

百不寄一行書

蘇武繫書鴈足古詩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古人言音信多以此二或或謂

之鱗羽

趙云安隱安穩字也出佛書世尊安隱否兵戈出庾太子傳贊鴻雁則常惠事公子乾元初從左拾

遺移華州掾方未移時豈不與高詹事相見乎及其既移華州旋于二年秋七月半棄官居秦有寄彭州三十

五詩三十韻則此詩在秦
州寄高尚為詹事時詩也

路逢襄陽少府入城歲呈楊員外綰

甫赴華州
日許寄員

外枝
荈

寄語楊員外山寒少荈荈

杜補遺史記龜笑傳云荈荈
所謂荈靈者在兔絲之下狀

如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淨無風以夜摘兔絲去之即
以篝燭此地篝籠也謂燃火而籠罩其上火滅記其處
明日乃掘取入地四尺至七尺得矣伏靈者干歲松
脂也餘見補遺嚴氏其故歌行知子松根長荈荈歸

來稍暄

一云
侯和

暖當為斲青冥

荈荈松脂所
化斲之乃得
翻動神仙窟

世言華山多荈荈
神仙所居之地

封題鳥獸形

荈荈似鳥獸
形者為上

燕將老藤

杖扶汝醉初醒

題鄭縣亭子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平高發興新

言臨亭多發新興也

雲斷岳

蓮臨大路

見蓮峰望忽聞注路一作道

天晴宮柳暗長春

趙云澗之濱澗水濱

也鮑照詩

發興誰與歡兵蓮脂言蓮花岑也天路蓋言

官道耳詩

云蓮天路是也一作大道古詩有青樓臨大

道然不成詩之聲律蔡興宗引晉書檀道濟從劉裕代

姚泓至潼關姚鸞屯大路以絕道濟糧道遂指大路為

陝華地名穿鑿矣夫岳岑所臨宜專是地名之大路乎

若長春則指言長春宮也在同州朝邑縣去此雖百里

皆華山所臨

故廣言之也

巢邊野雀羣欺燕花底山蜂遠起人更欲

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

野雀欺驚山蜂趨人皆感時而作故幽獨而傷

神也

趙云上

兩句舊注云皆感時而作非也此道實

事而偶似識耳蓋公以論房琯有才不宜廢乃天子怒

之而出當時

無嫌之者

無嫌之者

望岳

西岳峻嶒

一云稜危

竦處尊

畢岳也

諸峯羅列

一作列

如兒孫

言序

列而不敢與岳爭長也

趙云沈休文詩峻峭起清障

張景陽七命瓊巖峻嶒也竦則如宋武帝登竹樂山詩

曰竦石頓飛轅龍雲登三山詩曰叢高竦復垂庾肅之

山贊曰岷關天竦也後漢張昶華山碑云山莫尊于岳

澤莫鉞

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倒玉女洗頭盆

仙人有九節杖邱杖

亦九節玉女洗頭盆因山形而名杜正謬集神錄明
皇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白日昇天今山中頂石龜其
廣數畝高三仞其側有梯磴達背建玉女祠祠前有白
石白號曰玉女洗頭盆其中水色碧綠澄澈雨不加溢
旱不加耗張平子思立賦云戴太華之玉女兮名洛浦
之宓妃即明皇玉女也趙云此篇皆使華岳上之名
稱有仙人九節杖有玉女洗頭盆有車箱谷
有箭括峯皆處所也正謬所引載太平廣記車箱入谷
無歸路師云寰宇記華陰縣車箱谷在西南二十五里
深不可測祈雨者以石投其中有一鳥飛出應

時獲雨

箭括通天有一門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

真源

白帝西方之帝也趙云箭括峯則華山記云箭括峯上有穴才見天攀緣自穴而上有至絕處者

又按記云山頂上有靈泉二所一名蒲池一名太上泉池此豈所謂真源乎劉孝儀和昭明太子鍾山講解詩

云降道
訪真源

至日遣興奉寄兩院遺補二首

去歲茲辰捧御床五更三點入鵷行

晉王沈詩幸參鵷鷺行

欲知

趨走傷心地

此言為華掾趨走參謁郡將也

正想氛氲滿眼香

御爐香煙也

無路從容陪語笑有時顛倒著衣裳何人錯憶窮愁日

愁日愁隨一線長

一云白日愁隨一線長歲時記云宮中以紅線量入影至日日影添一線

坡云唐雜錄謂宮中以女工按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漸長此當日增一線之功黃魯直云此說為是師云

今考輦下歲時記荆楚歲時記及徐階歲時廣記並不載此說子美小至詩刺繡五丈添弱線即非以線量日

影也蓋以刺繡之工添線為日晷之準則耳楚云詩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何人如言別人蓋謂別人錯思憶
我窮愁之日殊不知我愁日之愁則隨一線長正在
此東至日也一作白日愁隨一線長其句不貫于上

其二

憶昨逍遙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顏

漢高祖隆準而龍顏趙云拾遺掌

供奉諷諫故曰供奉班按楊侃職林載補闕拾遺武太
后垂拱中置二人以掌供奉諷諫自開元以來尤為清
選左右補闕各二人供奉者各一人左右麒麟不動爐
拾遺亦然夫謂之清選可以言逍遙矣

煙上孔雀徐開扇影還

趙云麒麟者香爐狀也孔雀者為扇之物也

玉几由

來天北極

周禮王左玉几

朱衣只在殿中間

趙云言至日受賀之儀謂之由

來只在所以懷想至尊也周禮司几筵日左右玉几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北極即北辰也玉几設於左右從來在宸宸之前今以在外則不能瞻觀之矣唐禮樂志元正受賀皇帝服袞冕冬至則服通天冠絳紗袍而在禮記內則釋君朱衣之下注云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則絳紗袍可以言朱衣矣只在殿中間亦言居其所也孤城此日堪腸斷愁對寒雲雪滿山舞鶴賦水塞長河雲滿羣山趙云但以在外不預朝賀而懷之耳故有腸斷之嘆

得弟消息二首

近有平陰信遙憐舍弟存

師云鄭州平陰縣本漢肥城縣隋大業二年改為平陰縣

屬濟州趙云平陰于唐舊屬濟州州廢于天寶十三載乃屬鄆州公前憶弟詩曰喪亂聞吾弟飢寒傍濟州

雖是十四載祿山反後側身千里道言避難不寄食一詩蓋猶追遠道故名耳

家村烽舉新酣戰啼垂舊血痕

烽燧也有寇則舉趙淮南子載魯陽公與

韓戰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曰為之反三舍血痕蓋使淚盡繼之以血也不知臨老日招得

幾人寬

其二

汝懦歸無計吾衰往未期浪傳烏鵲喜

西京雜記乾鵲梁而行人至

深負鵲鵲詩

見鵲原鷺陌草注

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兩京

三十口雖在命如絲

趙云浪傳烏鵲雖繁而人不歸也詩云鵲鵲在原兄弟急難公詩丈

日待汝鳴鳥鵲拋書示鵲鵲亦此義矣謝靈運發石首戍詩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絲

寄高適

新添

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冤詩名惟我共世事與誰論北闕更新主南星落故園定知相見日爛熳倒芳樽

九家集注杜詩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九家集注杜詩卷二十 宋 郭知達 編

近體詩

秦州雜詩二十首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

趙云延篤與李元德書吾讀伏義氏之易煥今燠煥其滿

目史記因人成事楚辭有遊遠賦

遲迴度隴怯浩蕩及

一作入

關愁水落

魚龍夜

泰有魚龍川

山空鳥鼠秋

禹貢所謂鳥鼠同穴者是矣鳥鼠谷名也杜補遺

太平御覽載關中諸水云水經注云有一水出天水縣西山人謂小隴山其水出五色魚俗以爲龍而莫敢採

捕謂是水為魚龍水又爾雅釋鳥云為鼠同穴其為為
餘其鼠為鼯郭璞注云鼯如人家鼠而短尾餘似鼯而
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
陽隸鳥鼠同穴山中趙云按水經渭水有汧水入焉
有二源一水出五色魚俗不敢捕因謂是水為魚龍水
亦名魚龍川然則魚龍者魚之龍也汧水在今隴州又
按唐地理志鳥鼠同穴山在州之渭源今公詩題謂
之秦州雜詩而用魚龍夜鳥鼠秋蓋舉秦隴一帶事耳
西征問烽火心折此淹留
別賦心折骨驚趙云潘岳
有西征賦烽火則時有吐蕃
之亂也史記李牧謹烽火
楚亂云又胡為乎淹留

右一

秦州城北寺勝跡隄舊宮

後漢隄舊據隄西天
水郡寺即舊故后

苔蘚山

門古丹青野殿空月明垂葉露

趙云言月色明白于垂葉之露也

雲逐

度溪風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

右二

州圖領同谷驛道出流沙

同谷縣名流沙地名師云天水隴西同谷三郡道通西

城故曰出流沙

降虜兼千帳居人有萬家

趙云同谷郡在唐乃成州隸山南西道探

訪今公所賦秦州詩乃隴右道而云州圖領同谷何也此因在秦州更欲西往而賦成州詩也

寓居同谷縣

馬驕珠汗落胡舞白題

一作斜西戎有白題蠻蹄杜補遺傳玄

來與馬賦曰揮沫成露流汗如珠一本珠作朱蓋汗血也故子美醉為馬所壓諸公舊酒相看有朱汗驂驛猶

噴玉之句南史白題國王姓支名誓殺其先蓋匈奴之
別種胡也漢淮嬰斬匈奴白題一人是也在滑國東裴
子野傳武帝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骨遣使肉岷山
道入貢二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顯陰侯
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趙云服虔
注云謂之白題題者額也其俗以白塗墍其額故以此
得名舞則頭偏頭偏則白題亦斜矣漢郊祀歌太
一沉天馬下露赤汗沫流赭赤之與赭非朱而何年少
臨洮子西來亦自誇臨洮郡名也趙云今之洮州也
洮州在秦州之西故云西來亦自
誇誇其
年少耳

右三

鼓角緣邊郡川原欲夜時秋聽殷地發風散入雲悲抱

紫寒蟬靜歸山獨鳥遲萬方聲一槩吾道竟何之

戎馬之際

天下皆有鼓角聲人方以武事為急吾道何所施乎
趙云此篇詠鼓角也把紫寒蟬靜歸孤獨鳥居遲當秋欲
夜之景則聞鼓角鳴聲為可傷矣時東有紫史之辭西
有吐蕃之警故曰萬方聲一槩楚辭曰一槩而相量孔
子云吾道其非耶何之字祖雖出莊子茫乎何之忽乎
何適而謝靈運初發石首城詩云蒼蒼萬里帆茫茫終
何之而公今用竟何之也

右四

南使宜天馬由來萬匹強

阮籍詩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杜補遺前漢張騫傳武

帝發書賜卜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

曰天馬渥注天馬事詳見沙苑行驄
馬行元注趙云此篇專賦天馬也浮雲連陣沒秋草

偏山長

趙云此以形容馬之多也

聞說真龍種

天馬龍種也

仍殘老驢驕

見驢驕一骨獨當御注趙云龍種正言天馬乃神龍
之種左傳唐成公如楚有兩驢驕面陽雜俎戴蕭霜本
俊馬而馬形如之殘者餘也唐人語以餘為殘末句蓋
言所餘之驢驕以遺而不用於戰故哀鳴思戰鬪也豈
非公自况耶使當時用公如張
錫則廟謨神筭必能破賊矣

哀鳴思戰鬪迥立迥蒼

蒼

右五

城上胡笳奏山邊漢節歸

趙云胡笳胡人卷芦葉吹之
名曰胡笳李陵書云胡笳五

勅蘇武在匈奴中持漢節卧起胡筋奏言用兵以禦吐
蕃也時吐蕃既使陷州郡又欲請和而為之通使也

防河赴滄海奉詔發金微

杜補遺續唐書通典羈康州有金微州隸振武軍趙云

防河赴滄海則吐蕃雖焚請和而出入不常則河又不
可不防矣滄海豈指青海耶考之地理洮州之北河州
河州渡河則鄯州鄯州之北則青海也若杜補遺所引
金微其說是蓋僕固懷恩傳正觀二十年鐵勒九姓大
酋頡率衆降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別
為蕃州以僕骨歌濫拔延為右武衛大將軍金微都督
今云發金微則防河之士自金微而發也

士苦形骸黑旌疎鳥獸稀那堪往

來戌恨解鄴城圍

鄴城史思明所據恨解圍者言士苦于征戌而恨賊之未平也趙云言

士卒勞苦故形骸黑旌疎鳥獸稀一說謂旌旗疎零其
上所畫之鳥獸稀少矣周禮曰熊虎為旗鳥隼為旗此

乃爲獸之義以暗言戰不勝而士卒勞苦旌旗彫蹂然
恐杜公不敢變旌旗二字爲旌變熊虎爲隼四字爲鳥
獸一說謂旌之羅列疎遠鳥驚獸駭而稀然旌多彫窳
則方有鳥驚獸駭之理而稀則未必然二說如此以俟
博者辨之惟師民瞻本作林疎鳥獸稀亦于戍兵無說
豈以戍兵過往殘伐林木而稀耶末句正言西邊既苦
吐蕃之戰而羈縻之國既圍復解史賊
猶未平則役于戍疲往來所以爲恨

右六

莽莽萬重山孤城山

一作石

谷間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

關

杜補遺解道康齊地記曰齊有不夜城自古者有日
夜中照于東境故萊子立此城以不夜爲名是詩云

不夜蓋月之時如畫也趙云風飄則雲散故云出塞
以其無風月臨關所以不夜神仙傳王母所居寶樹萬

條瑤幹千尋無風而音韻自響江洪詠蒼巖詩不搖者
已亂無風花自飛不夜杜田所引是其事已載前溪地
理志注中矣或曰今蘇州有無風塞不
夜城蓋亦復人因杜詩而為之名也
屬國歸何晚樓

蘭新未還

蘇武歸漢為典屬國傅介子傳先是龜茲樓
蘭常殺漢使者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

歸首悲之北闕趙云捐言往吐蕃之使也公之
意尚起吐蕃之或叛或欲和而思者也斬之也

煙塵

一長望哀颯正摧顏

右七

聞道尋源使從天此路迴

張嘉尋河源

牽牛去幾許

博物志昔有人

乘查泛河忽忽不知晝夜至一處多見織女有一丈夫
牽牛渚次飲之歸問嚴君平曰某日客星犯牛女

宛馬至今來

見宛馬肥吞首荷注 趙云時遣使與吐蕃和云尋源使則借張騫以為言也博

物志載乘槎事以為後漢時人而公屢使張騫作度度肩吾奉使江州船中七夕詩曰漢使俱為客星槎共遂流亦以漢使貼星槎事使蓋因話錄所謂詩家承襲也故繼曰牽牛去幾許正用乘槎者至天河遠見牽牛大

夫宛馬至今來則望吐蕃既和而西域皆通貢也

一望幽燕隔何時郡國開

時幽

燕在敗竟郡國未寧也

東征健兒盡羌笛暮吹哀

士多死亡哀憤之氣形茲羌笛

也 趙云以幽燕未平郡國未開故健兒皆東征聞羌笛而可哀也

右八

今日明人眼臨池好驛亭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

低地高柳半天是亦傷君子沈下位也公之命意多有
如此者趙云業篁高柳止道實景舊注穿鑿蓋篁之
與柳何用分君子小人觀下句云稠疊多幽
事正言有池有竹有柳為幽事豈有識諸乎稠疊多幽
事稠疊猶重疊也趙云謝靈運
過始寧墅詩云巖岫頽稠疊
者故喧呼晉志流星天使也漢李指卻使
星以示二使趙云指佳來使吐著者老夫如有此
不異在郊垆有此謂有此亭也

右九

雲氣接崑崙淪淪塞雨繁羌童看渭水使客向河源趙云

崑崙山乃河源所出秦州詩而言雲氣接崑崙崑崙雖
云去高高五萬里而大率在西方之遠地為張大之語

則雲氣可接為不足怪如夔州古栢而云月出寒通雲
山白也既云雲氣接危崙故又曰使客向河源冰字精
兩日冰出淮南子又做前漢頭痛冰冰也危童看渭水
似言吐著之兵窺觀渭水而朝廷使客如張騫之向往
河源也史記司馬遷雖云為觀所謂河源者我子長蓋
以崑崙之遠非人跡所能即至若詩家則用其姜夢爾

煙火軍中幕牛羊嶺上村所居秋草靜正閑小蓬門

右十

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風

一作雲

低黃鵠翅垂雨

薛云文選黃鵠一遠

則千里
顧非但

蒼鷹飢啄泥

亦作傷也

薊門誰自北

鮑照門北

有出自薊趙云薊

門指言安史也出自薊門北樂府有之不獨
鮑照耳誰自北則公問叔復然薊者誰也

漢將獨征

西不意書生耳臨衰厭

一作見

鼓鞀

趙云指言往吐蕃之人漢有征西將軍

右十一

山頭南郭寺水號北流泉

師云案字記秦州天水縣有水一派北流入長安縣界

老樹空庭得清渠一邑傳秋花危石底晚景卧鐘邊

一作

前

俯仰悲身世溪風為颯

一作肅

然

趙云秋花在危石之底晚景照卧鐘之邊

皆道實事蓋寺有卧鐘故也鮑明遠詠史詩
身世兩相棄蘭亭序云俯仰之間已為陳迹

右十二

傳道東柯谷深藏數十家對門勝蓋瓦映竹水穿沙

趙云

公復有示姪佐詩自注云佐草堂在東柯谷則東柯谷乃秦州境中之地瘦地翻宜粟師云

詩瘦地秋草頭陽坡可種瓜杜補遺毛文錫茶譜云宣州宣城

曰陽坡其茶最勝太守常薦于京洛人事題曰陽坡橫

賦茶是詩所謂陽坡其亦以日所燭故歟趙云此言

東柯谷中之瘦地與陽坡也種粟當在肥地而瘦地翻

自宜粟言東柯谷中之地無不好者陽坡向陽之坡如

所謂陽崖陽岡陽陸陽林也或云秦州有陽坡瘦地豈

後人因杜為名矣若元稹詩陽地自尋族村沼且漚管

亦地名乎種瓜正要日照阮籍詩曰昔日東陵瓜舡人

今在青門外五色曜朝日子母鉤相帶可見矣

近相報但恐失桃花

桃花水也俗以三月水為桃花水

秦州必乘水而往未旬用花花字意以東柯谷為桃源

也舡人報恐失桃花則公欲往不往之際矣舊注以為

桃花水誤矣蓋桃花水之候卽水尤肥肥漲河損于行
船乎又篇云漢漢秋雲低秋花危石底後篇云邊秋陰
易夕地僻秋將盡皆秋時詩耳與三
月桃花水尤不相干桃花言桃源也

右十三

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

世說仇池有地穴通小有洞天中有神魚食之者仙鮑

云按唐志茂州同谷縣有仇池與秦城接壤東坡云趙
德麟曰仇池小有洞天之附庸也王仲至曰吾常奉使
過仇池有九十九泉石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
杜補遺茅君內傳大天之內有玄中洞三十六所第一
王屋山之洞周回萬里名曰小有清虛之天第二委羽
之洞周回萬里名曰太有穴之天天故子美憶昔云北
尋小有洞之句趙云此篇賦仇
池也並見送韋十六評事詩注

神魚人不見福地語

真傳

仙經有福地鎮地皆以名山或洞府為之也
蘇云按遺書有三十洞洞天有七十二福

近接

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

趙云公詩所謂

通小有十九泉神魚事皆是紀實但不見仇池記
考之耳福地則凡名山多有福地世福地地記

右十四

未暇泛滄海悠悠兵馬間塞門風落木

一云塞風寒落木

客舍

兩連山阮籍多行興龐公隱不還

見昔者龐公注
云前篇云防河赴滄

海則滄海舟指西海也阮籍行多興按魏氏春秋曰藉
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道跡所窮慟哭而反今言多興
則紀以初行時也龐公隱不還龐德公携妻子
隱于鹿門山採藥不返隱不還正欲慕之也

東柯遂

疎懶休鑷鬢毛班

杜補遺南史鬱林王年五歲戲高帝傍帝令左右鑷白髮問王我誰耶答

曰太翁帝笑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拔白髮乎即擲鏡鑷趙云此句言得遂東柯谷之隱則凡事疎懶亦不

暇鑷鬢

毛矣

右十五

東柯好崖谷不與衆峯群落日邀雙鳥晴天卷片雲野

人矜險絕水竹會平分採藥吾將老童兒未遣聞

趙云野人

矜險絕則東柯之人自矜其地險絕此已含蓄可避世之意將與野人分水竹之景也九辯云皇天平分兮四時

右十六

遷秋陰易夕不復辨晨光

鮑照詩曉正寥落落晨光復
決滯 趙云陶淵明恨晨光

之無微鮑
照詩在後

簷雨亂淋幔山雲低度墻
鷓鴣窺淺井蚯蚓

上深堂

深一作高鷓鴣窺淺井無食也蚯蚓上深
堂空也 趙云以積雨久陰而然也

車馬

何肅索門前百草長

趙云暗使張仲蔚所居
蓬蒿滿門寂無車馬事

右十七

地僻秋將盡山高客未歸
塞雲多斷續邊日少光輝

江淹

恨賊追風忽起白日西匿雁
少飛 低雲塞色又秋日蕭索
浮雲無光

驚急烽常報傳聲

檄屢飛

鮑明遠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杜補遺光武紀王郎移檄注說文曰檄以木簡為書長尺

二以徵召也魏武奏事曰若有急則插以雞羽謂之羽檄烽火見送從弟亞赴安西判官連山暗烽火燧補遺

趙云客未歸者公自謂也烽火謂烽火甘氏天文占曰敵至則舉烽火十丈如今井梧棹火鍾其頭若警備急然

大其頭放之椎重本低則末仰見烽火也飛檄字潘安仁關中詩云飛檄秦郊告敗上京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徵

天下西戎外甥國何得近天威

左傳曰天威不遠顔尺薛云按唐書景龍

四年以金城公主下嫁吐蕃乾元元年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回紇爾雅曰妻之父為外舅郭璞曰謂我

舅者吾謂之甥然則亦呼婿為甥孟子曰帝館甥于戚室是也唐書贊普奉表言甥舅趙云指言吐蕃為贊

普尚主也近天威言其敢有窺帝都之心

右十八

鳳林戈未息魚海路常難

師云寰宇記陝州有鳳林十道者潞州上黨縣有魚子陂

按肅宗紀至德二載安慶緒陷陝郡九月陷上黨

候火雲峯峻

烽候之火夏縣雲多奇峯

軍幕井乾

縣軍謂路險阻縣之使下也鄧艾伐蜀縣軍深入幕一作幕杜補遺周禮挈壺氏掌挈

壺以令軍事凡軍事縣壺以聚標易曰井收勿幕趙

云郭子儀取魚海五城乃此魚海也候火烽候之大也

言烽燧在雲峯峭峻之上謝靈運詩滅迹入雲峯禮挈

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事其說是井收勿幕解者以井口

曰收勿幕則勿遮幕之今公但使其字意言軍旅之衆

飲井者多而所幕之井乾其縣示軍中之罷以表此井

也舊注縣軍

字偶相犯耳風連西極動月過北庭寒

趙云上句因吐蕃之亂下句因

幽薊之師而
有所感也

故老思飛將

李廣飛將軍

何時議築壇

漢高祖築壇拜

韓信為
大將

右十九

唐堯真自聖野老復何知

莊子所謂帝力何有於我哉趙云唐堯謂廟宗也野老公

自謂曬藥能無婦應門幸有兒

孝令伯表內無應門三尺之童世說荀淑使叔

明應門慈明行酒云此以實事道懷耳

趙

藏書聞禹穴

司馬遷年十歲誦古文二十四而南

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讀記憶仇池

憶一作悟杜補遺後漢西南夷傳白氏居河池一

名仇池注云在今成州上祿縣南仇池記曰仇池百頃壁立千仞自然樓櫓却敵之狀分起調均疎起數丈有

功踰人為報駕行舊鷓鴣在一枝見卑樓但一枝注趙

藏書也其地在南開之而已未可遂往以引下句讀記
憶仇池仇池在同谷郡公有欲往之意故讀記而懷之
仇池隴右之福地前篇可見駕行指言平日同禁省之
人朝臣故謂之駕駕行也鷓鴣一枝公自謂也出莊子
鷓鴣巢於深
林不過一枝

右二十

月夜憶舍弟

戍鼓斷人行戍樓邊秋一鴈聲言孤露從今夜白月是

故鄉明

師云江淹別賦隔千里兮共明月子美工於用
字析而倒言之故其語勢尤健如別來頭併白

相見眼終青
之類是也

有弟皆分散

一作
羈旅

無家問死生

亂離流落
故無家也

趙云此篇七月中所作也月令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降今云露從今夜白是已公之二弟方賊亂時一在濟州一在陽翟故言皆分散也無家問死生又指其弟之無家耳左傳鄭莊公云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餓其口於四方史記馮驩彈劍缺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居無以為家一作有弟皆羈旅非

寄書長不

達况乃未休兵

宿贊公房

京師大雪寺
主摘此安置

杖錫何來此秋風已颯然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蓮放

逐寧違性

性安窮達不以
放逐而違耳

虛空不離禪

釋經以禪
宗為空門

相逢

成夜宿隴月向人圓

師云古詩隴頭圓月白趙云虛空字指言其所放逐之地在空寂

之處莊子徐無鬼篇曰逃虛空者聞人足音而喜是已夫有遁之人豈以放逐而遂改其性況其空寂之處正

亦是禪家所宜矣

東樓

萬里流沙道

流沙地名老子西涉流沙而不返

征西過此門

晉漢有征西將軍官

但添新戰骨不返舊征魂

一作但添征戰骨不返死生魂趙云流沙則自秦州而

西往也師民瞻本作西行過此門是蓋泛言西行之人出此西門耳與征魂不相犯

樓角臨風迴

城陰帶水昏傳聲看驛使送節向河源

趙云樓角樓之邊角也臨風迴

以言其高言及城陰則樓傳於城上何遜詩城陰度整
黑來句又以言遣使與吐蕃和時吐蕃旋戰旋請和故
爾又暗用張騫奉使尋河源
事所以比使者如張騫也

雨晴

一作秋霖

天水秋雲薄

秦為天水郡

從西萬里風

趙云指言秦州之天水也陸士衡前緩聲

歌云長風萬里舉

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

以得時也

塞柳行疎翠

山梨結小紅胡笳樓上發一鴈入高空

趙云行音杭張祐詩萬人齊指

處一鴈倦寒空句法亦與此同蓋惟一鴈字方好

寓目

趙云左傳得臣與寓目焉

一縣蒲萄熟秋山首菹多

西域人好飲蒲萄酒馬食首菹貳師伐宛將種歸中國也

杜補遺永徽圖經曰蒲萄生隴西五原燉煌山谷今處處有之苗作藤蔓而極大或者一二本綿被山谷間花極細而黃白色其實有紫白二色而形之圓銳亦二種又有無核者謹按史記大宛以蒲萄為酒張騫使西域得其種而還種之中國始有蓋北果之最珍者神農本草云首菹味甘平無毒主安中利人可久食陶隱居云長安中乃有首菹園北人甚重此南人不甚食之以其無味故也廣韻載史記云大宛國馬嗜首菹漢使所得種於離宮又玉篇云漢書劉賓國多首菹宛馬所嗜本作目宿 趙云此篇題名寓目皆實道其事首菹果名首菹草名二物本西北所有因張騫自大宛帶種歸中國故近西之地多有之首菹以飼馬關陝人亦食之薛令之詩曰朝日上團圓照見先生槃槃中何所有首菹長闌干是也梁孝儀北使還與永豐侯書曰馬銜首

舊斯立故墟人披葡萄歸種
舊里則二物西北之產明矣
闕雲常帶雨塞水不成河

羌女輕

一作搖

烽燧胡兒制

一作掣

駱駝自傷遲暮眼喪亂

飽經過

趙云闕雲塞水羌女胡兒皆所寓目之事烽燧一物二名燠火曰烽舉煙曰燧楚詞云傷美人

之遲暮阮籍詠懷云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飽屨也蓋如石勒謂李陽云卿亦飽孤毒乎公詩又云老樹飽霜經

山寺

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
麝香眠石竹

麝鹿也

鸚鵡啄金

桃亂石通人過懸崖置屋牢
上方重閣晚百里見纖毫

趙云此篇實道山寺之景物耳石竹川中繡竹花也麝香鸚鵡言僧家所養者上方言在山上之方境也一作水亂

即事

聞道花門破

前有留花門詩

和親事却非人憐漢公主生得渡

河歸

杜補遺按唐史回紇自肅宗即位遣使請助討賊祿山太子葉護自將四千騎來在野命周王師追

收長安嚴莊扶安慶緒隨棄東京北渡河回紇遂大掠東都三日府庫窮殫葉護還京師帝遣羣臣勞之長樂帝座前殿召葉護升階席宴且勞之葉護頓首言留兵沙苑臣歸料馬以收范陽除殘盜乾元元年回紇請婚許以幼女寧國公主主下嫁明秋思拋雲鬢腰肢賸寶衣年可汗死公主以無子得歸

羣山猶索戰回首意多違

趙云公主以秋八月自回紇還今云愁思拋雲鬢腰肢膝

寶衣則猶以無緒而不事梳沐且亦瘦瘠也然首兩句云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却非則若便有犯順之作中國與戰而破之所以失和親之好然于新舊史皆無所考其後犯順自是寶應二年相去公主之歸乃四年也而又無破之之事豈公主纔歸之後便為寇而中國能破敗之耶末句則意與首句尤相應蓋初為和親之因以藉其來助和親既非而索戰則所以藉之之意又違矣觀代宗即位又使劉清潭徵兵以脩舊好却先為史朝義誘之而為寇斯乃意違之證但非公主纔歸之後耳俟明識辨之後漢陳蕃上疏曰羣山側目禍不旋踵魏公九錫文曰羣山覬覦連城帶邑

遣懷

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天風隨斷柳客淚墮清茄水

净樓陰直山昏塞日斜夜來歸鳥盡啼殺後樓鴉

趙云此詩

直道事實末句感物以為興耳

天河

師云揚泉物理論水之精氣上浮宛轉隨流水名曰天河也新添毛詩倬彼雲漢昭

回于天箋云雲漢謂天河也天河水氣也精光轉運於天而倬然

常時任顯晦秋至輒

一作轉

分明

天河至秋則顯見人目為銀河師云庚亮詩

天河秋轉明

縱被浮雲掩終能

一作當非

永夜清

賢人雖則為羣小所掩然終不

害其明其趙云師民瞻本輒字作轉極是蓋秋已前非無天河也但或顯或晦非若秋時之轉為分明耳而

選有云字顧率晦顧兩句雖實道其事若
以為寄興亦可蓋言小人終不能掩君子也
含星動雙

闕伴月落邊城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

世說牽牛織女二星七夕

渡河相聚

趙云天河在上所臨之處詩人皆可想

星動雙闕則言

長安帝闕伴月落邊城却指秦州之城

雙闕祖出先

聖本紀曰許由欲觀帝意曰帝坐華堂面

雙闕君之禁

顧亦足矣其餘古詩雙闕百餘尺鮑昭結

客少年行云

雙闕似雲浮史記士篇曰邊城少冠而長

楊賦永無邊城之警曹子建白馬篇邊城多警急河與

星謂之動昔漢武詩星辰影動搖河漢與月皆謂之落

鮑明遠詠月詩云夜移冲漢落牛女渡河事出齊諧記

曰武丁

者事

初月

趙云初月者才出之月也非如鉤新月之謂與成都府古詩初月出不高同義矣

光細弦初

趙作

上影斜輪未安

師云小雅如月之恒箋云月上弦而就盈李陽

賦波水蕩而月輪斜此蓋機肅宗始明而終暗也趙云易乾鑿度曰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在尚書三日謂之朏則言其始出也齊虞義詠秋月云初生似玉鉤裁滿如團扇所謂初月者有始生之月有才出之月始生之月乃似玉鉤之月也在古人止謂之新月梁蕭綸有詠新月詩是已其成光之際則名曰弦今歷家每於八日標為上弦釋名論月曰弦半月之名也其形一傍曲一傍直若張弓弦也既為半月之名亦非止名新月矣梁何遜望初月詩云初宿長淮上破鏡出雲明狀之為破鏡亦以言月之半而題曰初月則以才出之月名初也今公所賦亦然非謂三日已後八日以前之月也梁庾肩吾望月詩曰渡河光不濕移輪轍詎開在月言

光與輪此八日以後之月今公詩首句云光細弦豈上影斜輪未安蓋亦以月八日成光光成光則名上弦矣而光之細則以其初出也豈是上弦之光乎崔豹古今注云漢明帝作太子時樂人以歌四章贊太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一曰月重輪三曰星重曜四曰海重潤則輪字專以言月不必於滿而後為輪也庾肩吾詩星流時入暈桂長欲侵輪劉孝綽詩輪光缺不滿扇影出將圓謂之欲侵謂之光缺則不必於滿而後為輪矣今公以月之初出其影尚斜將欲滿而成輪但未安而全露也

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

言易落也杜補遺是詩肅宗乾元初子美在秦州避亂時作微升古塞外喻肅宗即位於靈武也已隱暮雲端喻肅宗為張后與李輔國所蔽也按唐史肅宗即位於靈武立淑妃張氏為后后善牢籠稍稍預政事與中人李輔國相助多以私謁挽權從太上皇西內譖寧王侯賜死皆其謀也及肅宗大漸挾趙王係謀危太子卒

以誅死趙云月賦云升清質之悠悠月之初出自低
而升高故曰升今公詩云微升古塞外則言才出之月
明甚蓋成魄之月才出便在天半不假言升也與成都
府古詩云初月出不高同意為是秦州賦詩故著言古
塞外李陵曰塞外草裏有塞外字而上貼之以古為古
塞外枚乘詩曰美人在雲端有雲端而上貼之以暮
為暮雲端此又詩人之工也世傳魏道輔云意主肅宗
也如韓詩煌煌東方星洪興祖謂其順宗時作乎東方
謂憲宗在儲也杜田因而立論則好為穿鑿者矣蓋以
月言人君已不為善取譬況自至德之遠逮乾元之元
肅宗即位已三年矣豈得

河漢不改色關山空自寒趙

以月之微升比即位乎

言月才出時便隱惟河漢不以月之朧朧望庭前有
而輒改其卓彼之色關山當此時亦空自寒也

白露暗滿菊花圓

趙云白露則以著言初秋時矣蓋月
今孟秋之月白露降也圓字韻則詩

云零露漙漙兮雖止漙字字而玄載謝玄暉詩猶露餘露
團又江文通云簷前露已團則用團字張景陽詩輕露
栖叢菊謝惠連詩
衣詩白露茲園菊

歸燕

此詩公託意以自喻自東樓下皆有所感而
作然以前賢措意皆措一時之興故不敢妄
生意思曲
為穿鑿也

不獨避霜雪其如儔侶稀四時無失序八月自知歸

言四

時迭運自得具序而以炎涼往來者乃燕之自知爾
趙云益燕之歸當八月似將避霜雪而往今又為儔侶
稀而歸則據所見之燕其去在衆燕之後矣所謂四時
無失序八月自知歸此亦時有事意周書失訓曰立秋

之日涼風至後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蟬鳴後五日玄鳥歸故燕之歸故失四時之序也

訪衆雛還識機故巢儻未毀會傍主人飛

趙云上句乃問燕之辭言

明年春色之時宜却相訪乎蓋有不相訪而往別家爲巢之理衆雛還識機言別家客有害之者衆雛識機以我不致害之自再相訪也未句結之云此代燕之爲言也

師云補衡鸚鵡賦憫衆雛之無知

擣衣

謝惠連有
擣衣詩

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

砧擣衣詩也秋至拭砧作寒衣也

已近苦寒

月况經

一作

長別心

言征戍之苦不保其死生

寧辭擣衣倦一寄塞

坦深

師古古詩閨中有一婦倚衣寄遠人坦城墻也塞坦邊城

用盡閨中力君聽空

外音

砧聲也

促織

促織甚微細

秋蟲也

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牀下夜相

親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

久客故妻皆羈苦易感者也趙云牀下夜相親則

婦女及小兒子多置於牀下也小說戴宮人以金籠盛之蓋有知矣沈休文宿東園詩有云樹頂鳴風颺草根積霜雪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新添王褒傳蟋蟀吟秋吟師古注今之促織也毛詩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蓋自野而宇自戶而牀淺謂若將寒有漸非卒來也若云取而置之牀下則失夜相親之意矣悲絲一作

與急管感激異天真

絲管之感人不若蟲聲之自然也趙日時用晉書然不如竹竹不

如南以其漸近自然故熱管之聲不若蟲聲之天真也

螢火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

月令腐草化為螢太陽之光固非螢火之近近喻小有才

而侵侮大德者西晉傳咸螢火賦云雖無補於日月兮期自竭於陋形當朝陽而戢景兮必宵昧而是征韋承度直沖書省詩云螢光向日盡蚊力負山疲趙云梁蕭和螢光賦云見晨禽之晚征悲扶桑之吐曜梁沈旋詩云雨墮弗虧光陽昇反奪照則螢火之不敢傍日聚矣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

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

趙云

用車脂事孟聚螢之多然微可以照字也度信書卷滿
牀頭又天寒舟坂客衣單梁朱起可念無端失林鳥此
夜逆風
何處歸

蒹葭

摧折不自守

生質衰脆不能自守

秋風吹若何暫時花戴雪幾處

葉沈波

言非歲寒之實也

體弱春風

一作甲一作苗早師云沈約賦挺春甲而前生

叢長夜露多江湖後搖落亦

一作只

恐歲嗟跑

趙云末句是費解蓋

言今在泰州所見之蒹葭已落落矣尚餘時月之光景江湖之上其物在後搖落亦恐當歲之暮有可傷之意

九辨草木搖落而變衰曹子建詩白日忽嗟跑言其晚也

苦竹

青冥亦自守軟弱強扶持

猶強自振立也

趙云楚辭

之物宜在高山之上其物叢生軟弱則然矣

味苦夏

蟲避叢卑春鳥疑軒墀曾不重剪伐欲無辭幸近幽人

屋霜根結在茲

質雖疲軟然得其託亦足保其生矣

初必以薪為之方言種人家軒墀者亦不重而剪伐之若在幽人之家方有保護結根之理

除架

瓜架也

東薪已零落瓠葉轉蕭疎

趙云西瓜謂之叔園也瓜架之

初必以薪為之今瓜已摘而架上的幸結白花了寧辭
薪零落矣狐即瓜也毛詩有狐葉字

青蔓除

趙云瓜初花其色白結白花則為瓜實矣實既結則其蔓可除秋蟲聲不去暮

雀意何如

架除而蟲鳥失棲托也

寒事今牢落人生亦有初

言未生之

初則作架以盛之饒結花則有將實之望而其意稍怠矣故架壞則除去而不修也亦猶人事銳始而怠終爾趙云賦詩在秦州意言寒事今牢落則為客之不堪如此然人生未嘗無初則公之初在太平之時文采動上聲譽坦赫本不如是之牢落也上林賦云牢落陸離左傳夫魯有初而謝靈運會吟行云會吟自有初

夕烽

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塞上傳光小雲邊落點殘照

秦通警急過隴自艱難問道蓬萊殿千門立馬看

師云長安

者蓬萊殿東內紫宸殿之北觀此則時可知矣趙云光武紀修烽燧注甚悉烽則有一炬二炬四炬志每日常夜舉一炬謂之平安火餘則隨冠多少而為差乃警急之報矣餘見秦州雜詩及寓目詩注此篇前四句言平安之報後四句言警急之報時吐蕃或侵害或請和故也警急出前漢書而曹子建白馬篇邊城多警急胡虜數邊移過隴而艱難則安史之兵猶出沒隴上矣蓬萊殿在東內大明宮千門則所謂千門萬戶也

秋笛

一作吹笛

清商欲盡奏苦血霑衣

五音惟商為最悲蓋商主秋而有寥落之意也趙云笛

一曲謂之秦方笛之吹商聲所不堪聞而今欲盡奏以全其曲則聞者宜有霑衣之血淚盡繼之以血也庾信

浪江南賦望赤岸而霑衣
江文通詩零淚霑衣裳
他日傷心極征人白骨歸趙云

今日聞商聲而霑衣猶可也
它日士有死于戰而以白骨歸時猶聞此詩尤傷心之極矣
相逢恐恨

過故作發聲微

趙云於此相逢吹笛之人所吹每恐恨過故意作發聲微細以泄其恨恨此與

平時吹笛不同矣相逢兩字主聽吹笛者言之則公自云也

不見秋雲動悲風稍稍

飛

言笛聲哀切風雲亦為之悽慘也起蒼野秋雲愁不飛趙云言不獨人愁而已雖天

亦愁故雲動而風飛也不見者言豈可見之乎古詩歌行多言君不見而此直行不見其字起于鮑明遠

送遠

帶甲滿天地

盜賊充斥時方用兵也趙云史記蘇秦帶甲數十萬莊子原憲歌商頌聲滿天地

胡為君遠行親朋盡一哭

楚辭悲莫悲於生別離

鞍馬去孤城草

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清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

師云胡母

潛詩只因君別我再見古人情趙云別離非獨今日已見昨日如此矣此所以見古人情也楚辭曰悲莫悲於

生別離則古人之情宜不可見哉昨日字出莊子并韓詩外傳

觀兵

北庭送壯士

燕太子送荆軻於易水上軻歌曰壯士一去不復還

貔虎數尤多

書

虎如貔

杜補遺爾雅貔白狐其子穀注一名執夷虎

豹之屬詩曰獻其貔

皮陸機疏云貔似虎或曰似熊一

名白狐遼東人謂之白羆矣穀子載貔銘曰書稱猛士如虎如貔亦豹屬也又曰執夷白狐之云似是而非

趙云此篇自北遼兵來之

精銳舊無敵邊隅今若何

精銳

猶勇敢也

趙云此詩人望其必勝而憂之之辭

戰國策季良謂魏王曰恃兵之精銳而欲攻邯鄲妖氛

妖氛

擁白馬元帥待彫戈

乃賊之白馬妖孽氣氣擁逐而來

元帥所以待北庭之彫戈而敵之陳徐慶移齊文有剪

妖氛窮巢穴之語南史侯景為亂乘白馬青絲為轡以

應議左傳晉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古鼎銘云王命尸

臣官此拘邑賜爾和鸞輔敵彫戈

師云國語秦穆公

橫雕戈出

莫守鄴城下斬鯨遼海波

言當誅賊梁也

趙云文明公據鄴

城園之木下公意謂可緩鄴城之圍且於遼海斬鯨則

以吐蕃為患也鯨以譬吐蕃之強暴左傳誅戮而作京

觀謂之封鯨鯢一云言不

獨守鄴當覆其巢穴也

九

三

廢畦

秋疏擁霜露，豈敢惜凋殘。暮景數枝葉，天風吹汝寒。

趙云

蔬以秋時而擁霜露，自然凋殘矣。吾豈敢惜之也。然口腹之供，所以不忍其凋殘，故于暮景之中，數其枝葉餘幾也。故又自憫夫因數某蔬之餘幾而有天風之寒，是亦豈得已哉。君子之貧為可傷也。綠露泥滓。

畫香與歲時，闌生意春如昨。悲君白玉盤。

趙云：上兩句所以紀秋蔬。

之凋殘，泥滓又見多雨之意。末句言蔬當春時生意盛茂，以供采掇，猶如昨日。則今之凋殘不足於食於我何足道哉。其盛於玉盤者，遂空矣。為可悲也。君字蓋專言君王也。應劭漢官儀曰：封禪壇有白玉盤，在至尊言之尤為富體。如昨字，選詩有昔日如昨，又千年別如昨。師云：如李白詩，少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

不歸

河間尚征伐汝骨在空城從弟人皆有終身恨不平數

金憐俊邁總角愛聰明

見總角草書又神速注

面上三年土春風

草又生

趙云此篇公之從弟有死而寄骨於其處但無所考其名字耳數金憐俊邁數應是上聲數金

兩字未解以俟博聞

天末懷李白

趙云白於至德二載坐永王璘而謫夜郎今公在秦州懷之而遂謂之天末各天一方可云天

木矣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月賦雲欲天末趙云西京賦曰眇天末以遠期而陸士

衡承之云佳人眇天末擬古詩又云遊子眇天末遠期不可尋

鴻鴈幾時到江湖秋水

多

趙云兩句似通句言書信耳問鴻鴈幾時可到於白之處江湖秋水既多則鴻鴈游泳其到恐遲也莊子

秋水至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

趙云意與儒冠多誤身同蓋窮者而後工于文

故文章反憎命達也舜投四罪喜人過則欲害之矣以譬小人

以禦魑魅魑魅屬鬼也害君子之意時白被罪

流放應共冤鬼語投時贈汨羅

指屈原也趙云此比白於賈誼也屈原其死

為冤也誼過汨羅有弔原賦劉越石四言詩永負冤鬼

獨立

空外一鷺鳥河間雙白鷗

即云張華詩漢江水平低飛雙白鷗

飄飄搏

擊便容易往來游

趙云爾雅日飄飄謂之疾蓋風之狀也而後人用之則如選云落葉飄飄

又云羅衣何飄飄也此言白鷗往來蓋不知鷺鳥之將搏擊此為可寒心矣公復篇寄賈六嚴八詩戒其為文為詩莫傳於衆而日蒲鵠防碎首霜鷗不空舉則公今詩應有所憂之人乎晉孫盛騰棧栢溫曰進無風皇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擊搏之困公今却用搏擊字則程方進傳搏擊豪強京師畏之

草露亦多濕

蛛絲仍未收天機近人事獨立萬端憂

趙云此道獨立時景兩句或日

露下衆草則將殺草蛛絲未收則將羅物皆有殺意此並是天機如人事之多患宜公有萬端之憂也

日暮

日落風亦起城頭烏尾訛

杜正謬烏尾當作鳥外殆傳印之誤按後漢五行志桓帝

時京師童謡曰城上烏尾畢道蓋言處高利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歛也訛者斜也

黃雲高未

動白水已揚波

趙云皆言風也黃雲以高故雖有風而未動白水以在下故得風而先揚波淮

南子黃泉之埃上為黃雲而謝靈運擬阮瑤詩云河洲多沙塵風悲黃雲起江文通古別離云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白水言白色之水此晉文公所謂有如白水是也列女傳津吏女歌曰水揚波今省冥冥少司命云衝風至兮水揚波西京賦曰起洪濤而揚波

羗婦語還哭胡兒行且歌將軍

別換馬夜出擁彫戈

趙云羗婦胡兒蓋秦州有寄處者耳與前篇羗女輕烽燧胡兒制駱

駱同義將軍以敵人識其所乘舊馬所以換馬愈自慎重故夜出以彫戈擁衛彫戈字見本卷觀兵詩注李廣

傳暫騰而上
胡兒馬上

空囊

翠栢苦猶食晨霞朝可食

杜補遺云楚辭日山人兮採杜若飲石泉兮飯松栢又

列仙傳仙人偃食松栢之實楚辭日食六氣而飲沆
瀣漱正陽而食朝霞注陵陽子明經云春食朝霞者日
始出赤氣也秋食沆瀣者日沒後赤黃氣也冬食沆瀣
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相如大
人賦云會食幽都吸沆瀣兮餐朝霞真結九華真妃四
日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君唯聞服日實之法未知餐
霞之精也夫餐霞之經甚秘致霞之道甚易此謂體生
玉光霞映上清之法也趙云晨霞即民瞻作明霞是
蓋不應言晨而又言朝也新添上注不必拘晨朝之
複也如宋玉高唐賦云且為朝云豈非且朝為複耶大

人賦吸沆瀣兮餐朝霞嵇中散琴賦餐沆瀣兮帶朝霞顏延年五君詠云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世人

共鹵莽吾道屬艱難趙云此兩句承上句之義公雖貧困而所食所飲皆神仙之物亦以

自志其清如此此無它以世人共鹵莽不明而吾道適值艱難不遵也字則莊子云耕而鹵莽之其實亦鹵莽

而根予孔子云吾道其非邪詩天步艱難不爰井農凍晉書蘇不無衣牀

夜寒詩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囊空恐羞澁留得一錢看趙云暗用趙壹云文

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父老獻劉寵以錢而寵留一大錢也新添前漢灌夫傳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

病馬

乘爾亦已久天寒閑塞深塵中老盡力歲晚病傷心趙云

此篇暗使田子方事之意田子方出遊于野見病馬馬
問之御者對曰此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出放之
日少盡其力而老弃其身仁者不為也命
未帛賸之出韓詩外傳琴賦云愀愴傷心
毛骨豈殊衆
馴良猶至今物微意不淺感動一沈吟
趙云公於駿馬
每言其狀之義
而此云毛骨豈殊衆則詩人之言因以所見而感興不
必拘系也庾亮登樓日老子於此復復不淺古詩云馳
情盤中帶沈吟聊躑躅又如
南史王琳傳有云沈吟不決

蕃劍

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裝

師云曹植七啟步光之劍華藻繁縟以驪龍之珠錯以

荆山之玉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

師云張載劍歌奇怪兮難名李陽詩夜劍煥光

芒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風塵苦未息持汝奉明王

趙云雷次宗豫章記曰吳未忘恒有紫氣見斗牛之間
張華問雷孔章孔章曰是寶物也精在豫章豐城令至
縣掘獄得二劍其夕斗牛氣不復見孔章乃留其一匣
而進之劍至光曜燁燁煥若雷發後張華遇害此劍飛
入襄城水中孔章臨亡戒其子恒以劍自隨後其子為
建安從事經淺瀨劍忽於腰間躍出遂見二龍相隨焉
用對虎氣按越絕書曰圓冢在吳縣品門外葬以磐
郢魚腸之劍葬三日白虎居上號曰虎丘亦無虎氣字
於虎曰氣於龍曰身豈公因事而自造語耶以俟博聞
又世說王喬墓有盜發之有一劍停在空中作龍吟虎
吼復飛上天

銅瓶

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銅瓶未失水百丈有哀音

趙云

孟子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廢井也此必銅瓶之製巧妙所以知其為宮殿中汲井之物矣方時清平瑤殿深邃而宮人出汲想像其銅瓶離水欲上時有滴水之音也

側想美人意應非寒覓

沈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

趙云四句言銅瓶乃是不用於汲而留於世者非是

沈在井底所得側想美人之意可以推見然井中或得斷甃適珎有黃金蛟龍之狀則有之矣

師云蛟龍益

甃上刻鑄之象今雖缺落猶可準折黃金則其工巧可知

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

四鎮富精銳

言多勇銳也晉職官志四鎮通於柔遠通典鎮東將軍漢水魏武為之鎮南後漢末

劉表為之魏張魯晉杜阮凱並為之鎮西郝艾為之鎮
北南魏明帝大和中劉靖許允並為之宋時四鎮與中
軍為雜號杜正謬唐武后時右鷹揚衛將軍王孝傑
擊吐蕃天破其衆復取四鎮更置安西都護府於丘茲
以兵鎮守又唐志四鎮都督府龜茲于闐焉耆疎勒也
是詩所謂四鎮非鎮東鎮西之類故詩題云趙云戰
國策季良謂魏王曰恃摧鋒皆絕倫趙云諸葛亮與關
兵之精銳而欲攻邯鄲摧鋒皆絕倫趙云諸葛亮與關
羽書曰未及髯之絕倫速羣也還聞獻士卒足以靜風塵老馬夜知道
奔栢公失道管仲使隨老蒼鷹饑著人晉載記機翼言
馬而得出以老馬多智也蒼鷹饑著人晉載記機翼言
也饑則附人飽則高飛趙云老馬譬其臨危經久戰
慣熟蒼鷹譬其俊快以言所獻之兵也臨危經久戰
用急一作意始如神精熟戰陣用意若神趙云此以言去
兵臨危又以結老馬之義用急又以

結蒼鷹
之義也

右一

奇兵不在衆

史兵以正合以奇勝不在衆者用師克在和不在衆也

萬馬救中原

恭琰謂曹公曰明公廐有萬馬州時軋元二年也三月史思明殺安慶緒九月又陷東京又陷齊汝鄭滑四州則兵之用救中原矣談笑無河北言談笑可以却敵也心肝奉

至尊

言至誠也

趙云思明據相州河北一帶素以陷沒今言安西兵之精銳主將於談笑之間可以蔑

無河北左太冲詠史詩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東坡云已覺談笑無西戎則又出於壯也魯仲連談笑却秦

單
孤雲隨殺氣飛鳥避轅門

杜補遺周禮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車宮轅門注

王行止宿險阻處次車以爲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項
籍傳將入轅門飛鳥避事見上兵氣回飛鳥注蔡琰胡
笳詩殺氣朝亮日留歡樂一作歡樂城池未覺喧言軍令整肅不露亂
朝衙寒門

右二

送人從軍

弱水應無地

書弱水既西以其力不能載物故謂之

陽

關已近天

陽關地名趙云無地言水多也近天言山

入漢

今君渡沙磧累月斷人煙

趙云沙磧即所往之道曹子建詩千里無人煙

好武寧論命

志於功名故也

封侯不記年

有功即封矣言其從軍乃緣好武

趙云

於是用命之秋故不論命有功者封侯漢制也不計年所以激發之矣

新添顏駟對漢武帝曰文武好又而

臣好武

馬寒防失道雪沒錦鞍韉

趙云又所以戒之自重韓子曰栢公伐孤竹返

而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焉今公詩意言馬寒雪沒亦用此也

即云梁簡

文帝詩寶馬錦鞍韉

野望

清秋望不極迢遞起曾陰

趙云清秋所以望不極者以迢遞之處起曾陰也晉陸冲

詩曾陰有曾陰梁江淹詩曾陰萬里生

遠水兼天淨孤城隱霧深

范彥龍數古詩

言露失葉稀風更落山迥日初沉獨鶴歸何晚昏鴉已
交河城

滿林

譏小人衆多也

趙云末句亦道實事耳舊注析

譏乎獨鶴字謝玄暉敬亭山詩獨鶴方朝唼飢飈此夜啼昏鴉字則公嘗自引何遜詩昏鴉接翅歸

送靈州李判官

羯胡腥四海回首一茫茫血戰乾坤赤氛迷日月黃將
軍專策略幕府盛才良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

示姪佐

佐草堂在東柯谷

多病秋風落君來慰眼前

趙云左傳云風落山也

自聞茅屋趣只

想竹林眠

趙云後漢王霸隱居止茅屋蓬戶以與姪詩故對竹林因寔事以寓意竹林七賢之遊阮

嗣宗與阮仲容叔姪與其二故末句又及之

滿谷山雲起侵籬澗水懸嗣

一作

阮宗諸子姪早覺仲容賢

晉阮咸字仲容籍之姪也籍字嗣宗

佐還山後寄三首

山晚浮雲合

湯休詩日暮碧雲合

歸時恐路迷澗寒人欲到村黑

鳥應栖野客茅茨小田家樹木依舊語疎懶叔須汝故

相携

趙云末句又以嵇康自處嵇康云性復疎懶

右一

白露黃梁熟分張素有期已應春得細頗覺寄來遲味

宜同金菊香宜酌綠葵老人化日愛正想滑流匙

趙云黃梁

熟於秋初白露降之時之言粟而用列金菊取其物之同時其色之皆黃也香宜配綠葵則以葵為羹矣潘安仁閑居賦有綠葵含露謝莊賦南山香黍滑流孟起師云

右二

幾道泉流圃交橫落慢城歲隄秋葉少

一作菜色相如子虛賦云錯翡翠之

歲隄隱映野雲多隔沼連香菱通林帶玄蘿甚聞霜蘿

白重惠意何如

趙云秋葉少則日夜零落矣前篇云葉拂風更落一作菜色非師云梁王均

賦霸苑露葵
藝滿中園

右三

從人覓小胡孫許寄

人說南州路山猿樹樹懸攀家聞若駭

一云共受

為寄小如

舉

師云南越志廣夷之山多小樹攢立如拳

預哂愁胡面

趙云晉傅玄鷹賦狀如愁胡

初

調見馬鞭許求聰慧者童稚捧應癡

師云齊王融日融史以鑠城猶猿猴

之見馬鞭

望頤而逃

秋日阮隱居致薤三十束

隱者柴門內畦蔬繞舍秋盈筐承露薤

柴一作荆卷耳不盈頃筐挽歌

亂薤上朝露何易晞

不待致書求束比青芻色圓齊玉筋頭窵年

關鬲冷味暖併無憂

併一作復本草載能調中補不足

趙云薤性暖

秦州見勅

一作除

目薛三璩援司議郎畢四曜除

監察與二子有故遠喜遷官兼述索居凡三十

韻

大雅何寥闊斯人尚典刑

師云史記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詩雖無老成人尚

有曲

交期余潦倒才力爾精靈

趙云上兩句引言雅道之久喪賢人之章存下

兩句一以自述一以言二子大雅字非謂詩之大雅蓋以雅者正也大雅正之道在人言之耳傳毅舞賦曰撫子意以洪觀弓解精靈之所束搖康書曰足下舊知吾潦倒龐疎不切事情新添黃允自歎不及費蓀曰人

才力相懸

若此甚遠二子身同日諸生困一經文章開突奧遷擢

潤朝廷

突奧深邃凡苟子突奧之內枕簟之上趙云言二子由諸生而登朝廷也一經字韋賢云遺

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潤朝廷字如富潤屋德潤身之潤舊好何由展新詩更憶

聽別來頭併白

古詩相看俱白頭

相見眼終青

阮籍善為青白眼見佳客則為

青眼見俗客即為白眼

伊昔貧甚同憂歲

一作心

不寧栖遑分半

菽浩蕩逐流萍

劉孝標絕交論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流萍轉流落如萍之在水任其

觀泊也

趙云漢史項羽

俗態猶猜忌妖氛忽杳冥獨

曰歲飢人

貧年食半菽

慙投漢閣

見子雲識字終投閣注

俱議哭秦庭

吳入郢申包胥求救於秦秦兵未出

邑胥哭於秦庭者入

還蜀祇無補因梁亦固局

司馬相如還蜀

日勺水不入於口

梁孝王怒鄒陽下獄陽從獄中上書王立出之

趙云

自舊好何由展至此十四句雜言交好之舊今老昔貧

之事流落遭亂之故其後四句一說已一說二子

也頭餅白鄒陽云古語白頭如新歲不寧左傳晉無寧

義

華夷相混合宇宙一羶腥

言胡兵亂華也

帝力收三統

薛

漢書三統謂天地理

天威撫四溟舊都俄望幸

顏延年車駕幸

即夏商周之三正也

京口持春方動宸

清廟肅肅惟馨

詩清廟注謂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天有清明

駕望幸傾五州

之德而文王象之故以
名詩書云明德惟馨
雜種雖一作高壁
漢書羌胡雜

高壁言壁壘
尚高深也
長驅甚建瓴
高祖紀若高屋之上建注同
水言其勢順而易為力建上聲

焚香淑景殿漲水望雲亭法駕初還日羣公若會星
帝言

初收復還官日百官之轅於朝者若聚星焉
趙云自

華夷相混合至此十二句言安史之亂陷二京而肅宗

收復駕還長安宮殿之事即臣之朝也莊子云帝力何

加於我哉三統周得天統商得地統夏得人統收三統

言天地人皆歸之也左傳天威不遠顔咫尺莊子舊國

舊都望之惕然望幸則司馬相如云泰山梁父設壇場

望幸也舊都指言長安望幸言車駕還也清廟肅惟馨

言再見宗廟也雅種指言安史史有高壁深壘晉書有

卷甲
長驅
宮臣仍點染
官臣謂薛受司

柱史正零丁
畢受御

議也屬東宮
史老聃

為柱下史點染雲

丁言未盡其才也官忝趨栖鳳朝回歎

一作

聚螢

車似

喚人看驪褒不嫁惜娉婷

張易之出塞行驪褒青綠騎娉婷紅粉粧

掘劍知

埋獄提刀見發矧

鄧城劍事莊子危刀若新發矧

趙云自宮臣仍點

染至此八句因言群臣之下紀述二子官職且莫之也
司議師東宮之官以比給事中點染者為文字也此以
言薛瑒畢除監察故以柱史言畢瑒丁介獨之兒監察
御史知朝堂左右廂而舍元殿西南有栖鳳閣閣下即
朝堂則趨栖鳳者又以言畢瑒也朝回歎聚螢似言薛
瑒仍不廢讀書監東宮官屬多以經教授以讀書為事
爾喚人看驪褒不嫁惜娉婷以言二公初不自眩鬻以
駁馬以佳人為喻掘劍知埋獄提刀見發矧以言二公
稍因選用而侏儒應其飽

東方朔云臣朔飢欲死侏儒飽欲死

漁父忌偏

醒屈原曰衆人皆醉惟我獨醒漁父曰何不鋪其糟而吸其醪旅泊窮清渭長吟望

濁涇師云言志在長安也羽書還似急以高羽揮檄書上駭告四方故云羽書高祖曰吾以

羽檄檄徵兵烽火未全停停燧也未全停尚有餘燧也師老資殘寇戎生

及近垆忠臣辭憤激烈士涕飄零上將盈邊鄙元勳隘

鼎銘銘功種鼎也仰思調玉燭誰定握一作青萍青萍孟子仰而思之爾雅

四時調謂之玉燭調玉燭猶燮理也青萍劍名也陳孔璋答東阿王牋君侯體高俗之才秉青萍干將之器拂

鐵無聲應隴俗輕鸚鵡鸚鵡賦命虞人於隴城原情類

鶴鵠趙云有侏儒應共飽至此十二句引言二子一句轉入自述又轉入傷時兵亂未已思平定而終之

以人不已知且敦友誼也末句則以懷二子之情結之
休儒應共飽以言二公猶未甚顯拔與休儒共飽耳漁
父忌偏醒公自比屈原之放逐也旅泊窮清渭長吟望
濁涇公在秦而憶長安故也謂之窮清渭則窮其上流
所以言秦潘安仁西征賦云北有清渭濁涇戎生及近
垌上將盈邈鄙則時又有吐蕃之患矣羽書烽火皆兵
事史記李牧息烽火左傳師直為壯曲為老然相承而
用皆以宿師為老耳老子云戎馬生於郊隴俗輕鸚鵡
公自況也原情類鸚鵡頌指與二公如兄弟之急難也
秋
風動關塞高卧想儀形
趙云詩作於秦州故云關塞晉
謝安傳高崧曰卿屢違朝旨高

卧東山想儀形則
想望其丰彩也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

參三十韻

時患瘡疾

故人何寂寞今我獨淒涼老去才雖盡秋來興甚長

潘安

仁有秋興賦趙云此篇四句始取既不見故人又身老且愁也才盡字有兩事鮑照文辭賡逸而文帝自謂

其文人所莫及照遂為鄙言累句時人以爲才盡其實不然又江淹夢丈夫自稱郭璞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五色筆授之自是文絕無美句人謂之才盡又任昉晚好著詩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於是看才物情尤可見詞客未能忘詞客謂高岑也盡之數矣

俱以詩名世

海內知名士雲端各異方

彭在蜀號在山南

高岑殊緩步沈鮑

得同行

沈存文鮑明遠言高岑可與沈鮑齊驅也

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

舉天悲富駱

富嘉謩為文皆以經典為本時人飲慕文體為之一變駱賓王嘗作帝京篇當時以

為絕

近代惜盧王

盧照隣王勃也昭隣為鄧王典籤王重其文勳六歲能文與二兄才相類

人謂之王氏三珠蔚悲惜言各以才不容於世

似爾官仍貴前賢命可傷

傷上四人

七諸侯非弃擲半刺已翔翔

刺史古之諸侯庾亮與郭游書曰別駕與刺史同流

王化於萬里居刺史之半安可非其人也漢用昌傳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諸侯乎

詩好幾日

見書成無信將

趙云有物情尤可見至書成無信將十六句因言思二公轉入稱美之又以近

代文人比以為意又言二字作官而終以懷之而欲寄書也物情言世態因物情之可見其轉薄所以未能忘詞客七海內字如武帝謂吾丘壽王曰子有謂海內寡二枚乘樂府詩云美人在雲端意慙闕飛動篇終接混

沈以古二字之詩其妙如此世說左太冲作三都賦初
思意甚不恆謝靈運還湖中作應浹物自輕意恆理無
連篇終則答賓戲曰孔終篇於西守文賦曰常遠恨以
終篇也飛動字沈詮期放李侍郎祭文云思合飛動才
冠卿雲也混茫字出莊子古之人在混茫之中也富路
憲王皆文士而不容於世者以言高本作貴官則此四
子為差得意者矣諸侯以言高適半刺以言岑參則參
必為今之通判漢書云別駕任居刺史之半也二人皆
以詩名故曰詩好幾時見書成無信
將則公在秦州欲寄書於彭興號也
男兒行處是客子

關身強

史記范雎傳復侯謂王稽曰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

羈旅推賢聖

孔孟皆羈

也沈綿抵咎殃三年猶瘡疾一鬼不銷亡

南史劉損傳劉伯龍將營

什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
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遂止

隔日搜脂髓

增寒抱雪霜

此皆鹿之狀也

徒然潛隙地有覩屢鮮粧

俗言避

伏於幽隙之地不

何太龍鍾極

薛云按廣韻龍鍾竹名世言龍鍾取此義也謂

其年老如竹之枝葉搖曳而不能自禁持也

新添青

箱雜記云古語有二聲合為一字者如不可為巨而已

為耳蓋起于西域二合之首也龍鍾切為瘧潦倒切為

老謂人之癯老者以龍鍾潦倒日之耆義取此蘇軾演

義謂龍鍾有似反字之音而呼者當如吟頭為觸骸呼

股為微定而世之學者殆不曉龍鍾潦倒之義二三其

說雜然

于今出處妨

趙云自男兒行處是至下句沈雲

泊疾病之事也羈旅推賢聖言賢聖皆如此不獨我也

沈卿抵咎殃言其病也世言癯疾有鬼故於癯疾而言

一鬼焉韓退之有遺癯鬼詩是已世言避癯鬼於閑隙

之處且塗畫面目而癯有未効故于潛隙地言徒然於

屢新粧古有醜醜者慙也論語如豈徒然哉詩有醜面
曰病則龍鍾而妨出入下和怨歌有云空山歎歐涕龍
鍾又周王褒與周弘讓書云後筆攬紙龍鍾橫集則言
涕淚之狀韓退之醉留東野云東野不得官白首誇龍
鍾謂之誇則放縱之兒今云無錢居帝里盡室在邊疆
龍鍾則不健而蹭蹬之意也

劉表雖遺恨龐公至死藏心微傍魚鳥肉瘦怯豺狼

豺狼類貪

暴隴草蕭蕭白泚雲片片黃

趙云盡室在邊疆若非尚在秦川寄居則已在同谷

寄居矣無錢度信擬連珠云宵中無學猶手中無錢左
傳盡室以行也劉表龐公事後漢龐公者南郡襄陽人
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
能屈表歎息而去後遂携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返
公蓋以龐公自比言其將隱不復仕也心微傍魚鳥以
言其隱於山水間之事也嵇康遊山水觀魚鳥而心甚

樂之簡文帝云每覺魚鳥自來親人可見笑肉瘦怯
豺狼言荒山窮谷中所以怯豺狼或云以此盜賊隨草

泚雲則恐已在同谷 彭門劍閣外號畧昌湖傍 貌有胡
泚於同谷為近也

湖也 薛云史記黃帝採首山之銅鑄
鼎於荆山下鼎成乘龍而升天號為荆王簪頭冷巴

棧染翰光鳥麻蒸續曬丹橘露應嘗豈異神仙宅俱兼

山水鄉竹齋燒藥竈花嶼讀書床更得新清否遙知對

屬忙 言吟詩也 趙云白彭門劍閣外至此以言二公
為官之地也 彭州謂之彭門漢郡國志注蒲縣前

有兩石對如網號曰彭門號畧言在昌湖之傍荆王正
此荆山之玉荆山乃在號華間也荆王簪頭冷為岑參

而言已棧染翰光為高適而言已棧蜀棧也鳥麻丹橘
雖兩處皆有之而鳥麻似言蜀地丹橘似言號中於鳥

麻言蒸續曉蓋服胡麻之法九蒸九曝也新清否言
二子之才思新清也對屬忙則詩責對屬之工矣 舊

官寧改漢淳俗本歸唐濟世宜公等安貧亦士常

毛遂
右手

招十九人軟血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
或事者也家語榮啟期曰貧者士之常 蚩尤終殘辱胡

羯漫猖狂

史記蚩尤最暴黃帝
伐之也胡羯安史

會待妖氛靜論文暫裏

糧

孟子行者有裹糧言往論文也 趙云自舊官寧改
漢至末句言賊必平而反聚也舊官寧改漢此所謂

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言安史雖亂而舊典不改矣
濟世宜公等言二子安貧亦士常公自言也蚩尤且終
取戮辱況胡羯
敢漫浪為亂乎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已嚴八使君兩閣閣老五

十韻

師云按賈至至德中以中書舍人慰安蒲人不
不法敗岳州司馬嚴武至德中以給事中坐

房館事敗

巴州刺史

衡岳啼猿裏

趙云廬山照隣巫山高云莫
辨啼猿樹徒看神女雲

巴州鳥道邊

趙云

南中八志曰交趾郡治龍編縣自與古鳥道四百里蓋
以其險絕獸猶無蹊人所莫由特上有飛鳥之道耳沈
約慙塗賊依雲邊以知國極鳥道以贈豕
李白蜀道難亦云西連太白有鳥道也
故人俱不利

謫宦兩悠然開闢乾坤正

趙云言復
二京矣

榮枯雨露偏

趙云言二

公不得受聖
恩而謫去也

長沙才子遠

趙云賈誼謫於長沙西征賦
云賈生洛陽之才子所以

賈司馬

釣瀨客星懸

趙云自首句至此言二公之謫也嚴陵釣於七里瀨嘗與光武同宿而以

足加帝腹太史占云客星犯帝座所以比嚴君

憶昨趨行殿

天子幸行所止日行殿趙云自此

已下二十句皆公自言在鳳翔所見以至收復二京時事也肅宗即位靈武而駐蹕於鳳翔公自賊中竄身至

鳳翔見帝也

殷憂捧御筵

趙云殷憂出詩殷訓多也

討胡愁李廣奉使待

張騫

趙云時吐蕃既侵陷諸州郡而又請和故討之未拔則愁李廣使之未還則待張騫

無復雲

臺伏虛修水戰

趙云言行宮草創故不嚴整法伏也便信哀江南賦云猶有雲臺之伏漢

武帝作昆明池以習水戰虛修戰船則亦以吐蕃之故也

蒼茫城七十

鄜食具馮載下齊七十餘

城流落劍三千

莊子說劍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趙云蒼茫

者不安之兒城有未復者為不安
也流落則士卒苦戰有敵落者矣
畫角吹一作秦晉

塞旄頭俯澗瀝前漢天文志昂為旄頭胡星也
趙云此言安史

時秦雍太小儒輕董卓有識笑符堅
趙云小儒有識公

原皆用兵
自謂也董卓廢立

凶暴無道以尚書韓馥等為刺史馥等到官與表紹十

餘人各與義兵同盟討卓符堅事違衆代晉遂至破敗

故為有識所浪作禽填海山海經曰發日之山有鳥名

笑指安史也
精衛赤帝之女往遊東海溺

而死不返化為精衛常那將血射天
萬本紀帝乙無道

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
為偶人謂之天神

與之博令人為行偶人不勝乃辱之為車囊盛血仰

而射之命日射天獵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
趙云言

安史不
言得衆助故所向無

知量也
萬方思助順一鼓氣無前
不勝也左傳曹劌曰

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趙云亦曰天之陰散陳倉北
所助者順也莊子率之無前運之無旁

晴熏太白巔

陳倉郡陳寶鳴鷄在焉北近長安也太白山名趙云言將復京師也陳倉鳳翔之

屬跡其北乃長安太白山在鳳翔陰散晴熏則妖氛除
而佳氣生也師云皆屬鳳翔言肅宗駐蹕鳳翔也

亂麻屍積衛破竹勢臨燕

武五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

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衛地河北相衛間也杜預傳
今兵威已振勢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燕地范
陽祿山巢穴也趙云言王師之法駕還雙闕天子還

勝賊於衛

又將臨賊之窟穴也

都賦乘鸞王師下八川見八水散風濤注

趙云自法

駕還雙闕而下十八句言車駕

興備法駕王師下八川

還長安府見之事也先聖本紀曰許由欲觀帝意曰帝

坐華堂而雙闕君之榮願亦得矣八川涇渭灞澇鄠鄩

潦滿長安水名長安既復而車駕已
還則王師又下八川以守東京也
此時需奉引佳氣

拂周旋

先武紀論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望
見春陵郭喈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趙云公

為拾遺唐百官志曰左拾遺六人從八品上掌供奉
諷諫故云需奉引佳氣佳哉安城而周旋不散也號

虎開金甲

書敬誓如虎如貔蔡文
姬詩曰金甲耀日光

麒麟受玉鞭

涼州記
咸寧二

年發張駿陵得鞭飾以珊瑚晉明帝以七寶鞭與賣食
姬即玉鞭或有之但未知所出也趙云麒麟以言御

馬今按蘇鶚杜陽編代宗常賜郭子儀九花虬馬并紫
玉鞭轡則有玉鞭明矣又上嘗幸興慶宮於複壁間得

寶匣匣中獲玉鞭轡未有文云韋玉鞭即天寶中異國
所獻先可錮物節文端嚴雖藍田之美不能過也屈之

則頭尾相就舒之則頭尾如綬雖以斧鑽鍛所終不傷
鉅上數為異物遂以聯蟬繡為囊碧玉絃為鞘此玉鞭

事也侍臣諸入伏廐馬解登仙

杜補遺云唐六典乘黃廐注淮南子云天下有道飛

黃伏

早乘黃獸名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後因以名

廐

趙云前云無復雲臺伏則以行宮禮數未全今則

法伏復備皆侍臣所舊請入者矣

師云杜子美為拾

遺賈嚴為給舍皆為侍臣奉引也

晉曹摅詩侍臣先入

伏花動朱樓雪城凝碧樹煙

江淹詩碧樹露芊芊生煙

果物之勝馮衍顯志賦伏朱樓而四望言雪則車駕還

紛漢漢趙云此又以紀

長安乃十月叙其所見矣碧樹則江淹云碧樹先秋落

疑字如顏延年衣冠心慘愴顏延年詩衣冠終

云空城凝寒雲

冥漢陵邑轉葱青故老淚

潺湲

九歌橫流涕兮潺湲

哭廟悲風急

見及夫哭朝

趙云此則喜極而感也

廟後注

正霽景鮮

朝正元旦朝會也

潺湲之實朝正以成衣冠心慘愴之實

趙云哭廟以成故老淚

師

正以成衣冠心慘愴之實

云此言法駕還京師時

月分梁漢米

梁漢間所出貢米月分廩給

分梁漢儲米給民

春得水衡錢

趙云上句言百官廩給之足下句則又言蒙賜予之優漢宣帝

本始二年春以水衡錢為平陵苑民起第宅應邵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爾縣官公作當仰給司農今出

水衡錢言宣帝即位為異政也

內藥繁於

頤內藥宮花也

宮蒨軟勝綿

趙云此又

以言春時之景物

恩榮同拜手出入最隨肩

入一作處書舉陶曰拜手稽首禮五

年以長則肩隨之

趙云自此而下二十句公言其初

與賈嚴同在禁掖而賈嚴被遣獨留在班既叙述其自

矣且有懷二子

晚著華堂醉寒重繡被眠轡齊兼秉燭

書在滿懷牋

趙云著音直略切轡齊並轡而行也書在禁掖時往來書尺也師云此言與賈

服通班
聯時事

每覺昇元輔深期列大賢

趙云所以極言二公才品可為宰輔也

東鈞方咫尺

詩東國之均

鍛翮再聯翩

顏延年詠然中散云驚翮有時鍛

趙云

言為宰輔不遠而乃摘去如鳥之鍛翮也又言執樞東鈞鍛音折介切淮南子云飛鳥鍛羽注云鍛殘羽也江

文通擬乾照詩云鍛翮由時至

禁掖朋從改

一作換

徵班性命全青蒲甘

受戮

受一作就漢元帝疾吏丹以親密侍疾侯上寢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諫

白髮竟垂憐

左太冲馮唐豈不韋白首不見招

趙云公以拾遺為職常有諫諍之心故用青蒲事白髮字謝靈運詩青青

白髮

弟子貧原憲

見難甘原憲貧注

諸生老伏虔

見諸儒引伏虔注

公以貧自比原憲以老比伏虔也莊子原憲居魯子貢往見曰嘻先生何病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

不能行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以其孔門之列故曰弟子伏處事本傳雖無老文而傳云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公蓋自此為度之老者也以其入太學受業故曰諸生 師資謙

未達鄉黨敬何先

趙云公以它人待之以師資然自謙為未達老子曰善人不善人之師不

善人善人之資孔子於季康子殯藥曰丘未達不嘗敢也下句言鄉黨之人將敬父兄而已乎抑先敬有道德之人也孟子戰蓋季子問公都子曰鄉人長于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凡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兩句皆參取字出以舊好腸堪斷新愁眼欲穿 謝靈運楚人必昔絕為語耳 舊好腸堪斷新愁眼欲穿 越客腸今斷鮑明遠

行子心腸斷 趙云公懷二公也

趙

翠乾危棧竹紅膩小湖蓮

湖一作池

趙云自

此而下二十句以言嚴賈所居之地所成之制作因戒之以防患而終之以天理難喻也危棧竹以指嚴八之

巴州在稅關之外也小湖連以指賈六
之岳州多改湖有連也湖一作池非
賈筆論孤憤韓

作孤憤屬
巖詩賦幾篇屬巖使君
賈司馬趙云賈曰筆以能

六詩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且錦無停織詩云雙弓

貝錦言諧
朱絲有斷絃趙云貝錦以喻讒也鮑照詩直

公詩句數二子無知音而戒之也
浦鵬防碎首霜鵬不師云言直道不行爲詭人所諧

空拳趙云謂二子如浦鵬言官如霜鵬既不空拳
期於必中則鵬當有碎首之防戒之至也
地僻

昏炎瘴山稠隘石泉趙云上句言岳州近南爲有瘴矣
下句言巴州在亂山間也謝靈運

詩巖峭
且將恭度日應用酒爲年趙云既戒之以勿使

巖稠疊
所趙云既戒之以勿使
作詩傳播恐因誤

禍而炎瘴之地亂山之間復曲郡終微眇嚴使治中實

何為哉

以慕酒為事而已從平聲二公既在禁掖而出斯為微眇君也安

排求傲吏比興展歸田

趙云莊子安排去適乃入于寥

時呼之為傲吏求傲吏則安排之理求之於是人也陶

淵明作歸去來辭曰田園將蕪胡不歸言二公之比興

但展舒其歸田之思則可矣皆所以成之也去去才難

詩三日比四曰興

顏延年詩我改非傲吏去去

得蒼蒼理又玄

趙云去去之語如去國之義古詩云去

理又玄

則前所謂天理難喻也玄者玄玄之玄老子曰玄之又玄古人稱逝矣吾道卜

終焉

終窮也吾道窮於此乎趙云自此而下十二句

轉入公自敘述羈旅之迹言古人不復見則若終

身於隱淪矣漢書高祖曰吾亦從此逃矣隴外翻投迹

漁陽復控駐

趙云上句實紀其寓居也下句指言安慶緒再盛也匈奴傳控弦之士十萬言美言

并官居秦隴而漁陽復阻兵也

笑為妻子累甘與歲時遷親故行稀少

時亂而離散故親故稀少

兵戈動接聯

接迹聯屬言充斥也

他鄉饒夢寐失侶

自逆遭多病加淹泊長吟阻靜便

趙云謝靈運始寧墅詩拙疾相倚薄還得

靜者便

師云張協書

如公盡雄俊志在必騰騫

趙云此言

養病日多亦愛靜便

二公不女當復用也一作云公如盡憂患何事有陶甄句法費力非是然不應押兩騫手

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

獨卧嵩陽

一作雲

客三違損水春艱難隨老母慘澹向時

人

趙云此言張山人自潁水而隱嵩陽與母同在也連

者離也呂氏春秋載戎夷者違齊如魯言卧于嵩陽而離潁已三年也左傳

謝氏尋山屐

謝靈運好登山常若木屐上山則去

前齒下山則去後齒

陶公漉酒巾

陶潛在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

羣兇彌

宇宙此物在風塵

若使之遇時則必能自致因兇亂故在風塵趙云此言其雖屐與巾亦

因艱亂而弃也此物字出選古詩言奇捫日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後漢陳蕃上疎曰羣凶側目禍不旋踵

歷下亂姜被

見醉眠秋共被注

關西得益隣

見荅芳孟母鄰注趙云自此至盡

力深殄展自述其初離齊地與張相見荅問西為鄰居乃迤邐鋪陳張山人之能書能詩且以逃寇待母也後

漢姜肱有兄弟四人居貧作一大布被而共之公之諸弟在濟州言辭甚被則別其弟之時孟子之母為孟

子擇鄰今翻言得益鄰則公關西之居必近張山人山人有母故云益隣早通交契密晚接

道流新靜者心多妙先生藝絕倫趙云九流有道家者流謝靈運詩拙疾相

倚薄還得靜者便傳武仲舞賦云姿絕倫之妙熊草書何太古一作應甚若詩興不

無神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趙云曹植以終言其詩之神張芝以終言其草

書之古還有云喜誇前輩又梁張纘別離賦曰太常劉侯前輩宿達佛書有前身今身後身之說數篇

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將恐曾防寇深潛託所親師云鍾

機詩云驚心動魄幾於一字千金趙云老子將恐歇鍾繇云張樂於洞庭之野鳥值而高翔魚聞而深潛見

本朝淳化
法帖也

寧聞倚門夕

薛也事母至孝凡出入必有時未嘗違也至期母必倚門望之

色必至矣

趙云戰國策齊王孫賈之母謂賈曰汝

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舊注所引在後矣盡

力潔殮晨

東晉補亡南陵詩云馨爾夕膳潔爾晨殮

踈懶為名誤

嵇康書云性復踈懶

驅馳喪我真

趙云自此至亂後別離頻又自序其流落與張相別也

索居猶寂寞

猶一作尤禮離羣索居

相遇益愁辛

江淹擬嵇康詩鍾鼓或愁辛趙云漢書揚雄傳惟寂寞

自扶閭師民瞻本取元寂寞是詩云邂逅相遇

流轉依邊徼

一作境時子美居秦

逢

迎念席珍

儒行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時來故舊少亂後別離頻世

祖修高廟

後漢光武五高廟于洛陽四時禘祀高帝為太祖一歲五祀

文公賞從臣

左傳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
趙云自此至藥
中藥未陳言肅宗反正張山人雖隱者亦可施其術也

商山猶入楚

見羽翼懷商史注

源水不離秦

離一作知見欲問挑花宿注趙云

商山指言四皓隱處源水指言桃源商山在商州張儀
說楚絕齊而交秦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於楚其後止
云六里楚王怒使屈匄擊秦而敗商山即商於之地也
桃源在武陵今之禹州秦人避地之所謂如商山可隱
縱使猶或入為楚地而桃源者雖避地於此然其地終
是秦地焉以譬張山人之隱淪當此肅宗之時皆唐宇
宙之內耳師民瞻本作渭水不離秦天渭水長安八水
之一與七水俱在秦矣獨於渭言不離秦似無意義
存想青龍秘青龍道象騎行白鹿馴周義真入龍嶠山見美門子乘白鹿
而耕巖非谷口揚子谷口鄭子真耕于嵩石之下結草即河濱河上公不知姓

結草河濱讀老子漢景帝親問道以素書授帝趙云
言張山人之耕歲儻非似鄭子真之谷口則所結茅屋

必如河上公肘後符應驗葛稚川有肘後方數卷神仙
之在河濱矣肘後符應驗傳張道陵弟子趙昇入試皆

遇乃授肘囊中藥未陳後漢王和乎性好道術自以當
後丹經仙孫邕少事之會和平病歿邕

葬之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旅懷殊不愜良
人言其尹解邕恨不取其仙藥寶書

覲眇無因謝靈運引頌冀良覲趙云自山至餘孽尚
紛綸公言旅寓與張公相遠而時猶未清尚

在兵戈蓋安慶緒猶在也左太冲三都自古皆悲恨浮
賦初意思不愜雪賦傷後會之無因

生有屈伸易屈伸相感此邦今尚武本一何處且依仁
而利生焉

語依於仁趙云古鼓角凌天籟莊子云汝聞地關山
詩云土風尚其武

籟而末聞天籟

信月輪

古今注有月重輪 趙云北籟則此竹是已天籟則衆籟是已古有關山月之曲王褒詩云無

復漢北官場一作

羅鎮磧賊火近洮岷

洮岷北名屬隴右 趙云官場

言官之戰場也 一作官壕鎮磧字未詳用對洮岷乃洮州岷州則鎮磧是兩字也

蕭索論兵一作

功地蒼茫闔將辰

趙云陸瑜仙人覽六箸扁避敵情大畏巧論兵勢重新蒼茫荒寂之兒

軍多處所餘孽尚紛綸高興知籠鳥

潘岳我興賦猶池魚籠鳥而有江湖

山麓斯文起獲麟

趙云此兩句一以譬張山人之不得已一以言張山人之著書如孔子春

秋起于獲麟太史公史記亦然

窮秋正搖落回首望松筠

趙云言相思之時正值秋

之搖落而望彼松筠能保歲寒亦因時以寓意也宋玉云草木搖落而變衰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

賀知章會嵇人自號四明狂客見白文章乃嘆曰子謫仙

人筆落驚

一作聞

風雨詩成泣鬼神

趙云白別傳曰白初自蜀至京師賀知章

聞其名首訪之見其高栖曲嘆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筆落字王子敬傳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盡作鳥駭

牛之抄公借字用耳今云驚風雨言其如風聲名從此雨之快疾為可驚也蓋浩然詩刻燭限詩成

大汨沒一朝伸

史記知章言白於玄宗召見金鑾殿奏頌一篇賜食帝為調羹召供奉翰林

文彩煥殊渥流傳必編倫

帝常召白為樂章白已醉援筆成文婉麗精巧無留思帝

愛其才數宴見趙云絕倫見上注

龍舟移棹晚

趙云范傳正李翰林新墓碑曰玄宗泛白蓮池

公不在宴明皇歡既洽召公作序白既被酒於翰苑
中命高力士執以登舟今白益言得舟以待白至獸

錦奪袍新

白外傳李白作樂上賜以錦袍趙云武后時使東方虬宋之問輩賦詩東方虬詩成賜

以錦袍矣之問繼進而詩尤工於是奪錦袍以賜之致用此兩字言非特初賜而又加奪之者也白曰

來深殿青雲滿後塵

師云鮑照舞鶴賦逸翮後塵注言飛之疾塵反居後此言致身事衛

青雲在下也

趙云上句則易所謂晝日入宮之意下句言其貴寵致身青雲也應璩與栢主書敢不策駝敬

尋後

還山優詔許

白為高力士所諧自知不為親近所容懇求還山帝賜金於還也遇

我宿

一作風

心親

白與子美等八人為苑中八仙趙云公與李白平生相好於公集中屢有真

白詩可見矣舊注云八仙者子美豈在其中邪

永負幽棲志

頁一兼金寵辱身

趙云謝靈運詩資此永幽棲宜劇談隣野逸者酒見天
伊年歲別老子云寵辱若驚

真

趙云世說人問支道林曰何處來云今醉舞梁園夜
日與謝守劇談一出來揚雄家貧嗜酒

謝

莊雪賦梁王不悅遊于苑國今汴州乃梁園故也
趙云梁沈約九日四言詩曰葉浮楚水草折梁園行

歌泗水春

孔子行歌於泗水之上泗水今泗州是才高
趙云泗水梁園皆白之所曾遊也

心不展道屈善無鄰

趙云魏應璩書有云意不宣展求
謝靈運詩折麻心莫展孔子曰德

不孤必有鄰左傳曰親仁善鄰善無鄰蓋處士禰衡俊
言無有善之而為鄰者此道之所以屈也

諸生原憲貧

趙云山以比白也鸚鵡賦序云黃祖之子
射賈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

禰衡士今日無用娛賓願先生賦
之原憲孔門弟子故謂之諸生

稻梁求不足

廣絕交
論分屬

驚之趙云馬援征交趾載薏苡種還人謗
稻梁薏苡謗何頻
趙云馬援征交趾載薏苡種還人謗

諧者以白五嶺分燕地三危救逐臣
見雲山分五嶺風
與具謀也

云夜郎與廣南相接故用五嶺字曹竈
幾年集鵬鳥賈

三苗於三危三危在西故將以比之
鵬集於舍上遂作鵬賦獨泣句麒麟王翰古域眉愁曰

塔下蒼苔日漸斑趙云孔子見麟而泣日出非
蘇武

其時吾道窮矣王翰與公同時人宜遂用其詩乎
黃公宣

先還漢見握節漢臣回注
趙云此以比白之

事春趙云黃公四皓之一者避秦隱居
楚筵辭醴日趙

以言白在永王璘時如穆生見楚
梁獄上書辰趙云以

永王璘時如梁孝王下鄒陽於獄而鄒陽上書已用當
也此皆永王璘本待白之薄而白豈與其謀哉

時法誰將此義陳

趙云言白之無罪當時不省察遂以
白為與謀而施之以法誰人用辭醜

與獄中上書之義為之陳說也白會赦放還乃普天之
恩也朝廷元未知白之本不汚耳故以此明之按白傳
永王璘辟為府僚佐璘敗兵白逃歸彭澤又赦還潘陽
坐事下獄後宋若愚將兵赴河南道潯陽釋白囚辟為
謀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

趙云上兩句蓋公自言具如此末句蓋言如白之才器
當蒙上知而恩波頻隔欲上天與問之也公於老吟病
起之中思念白而起無怪之感無怪則本可怪之矣梁
丘遲侍宴應詔詩曰參差別念羣肅穆恩波被東槎事
見理物志孔子使子路問津又朱之闡明河
記日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

九家集注杜詩卷二十